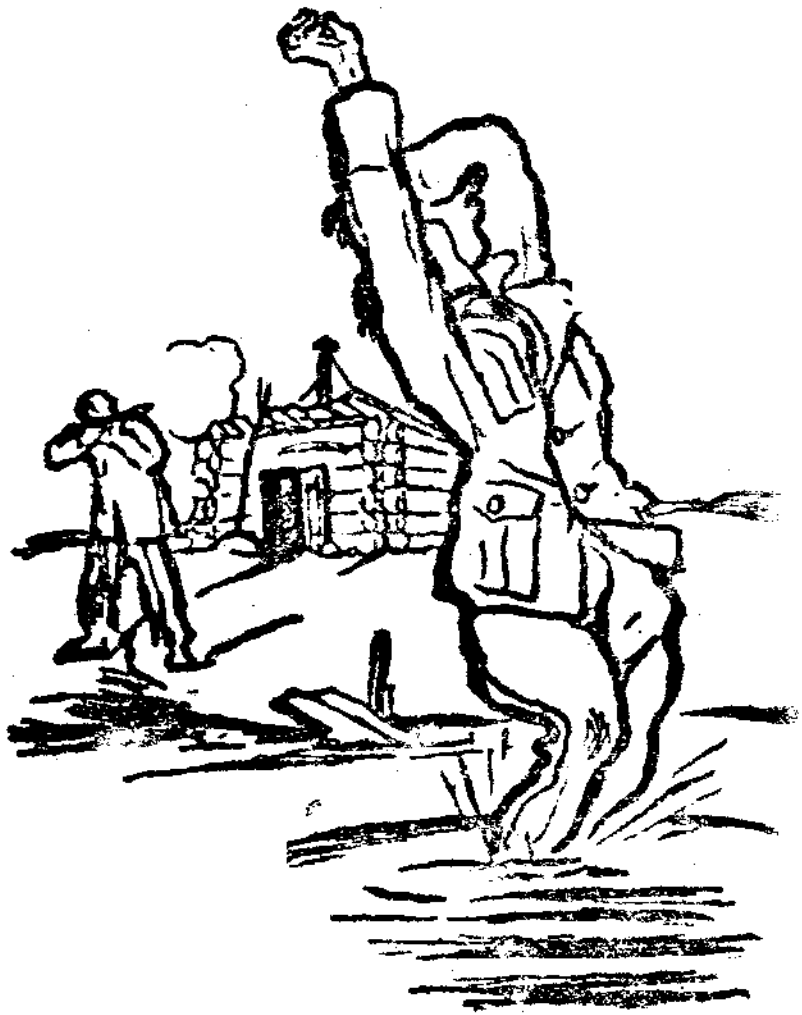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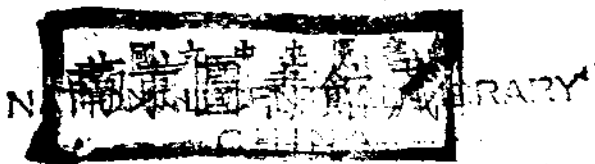


創

作



第六期



期六第 作創詩

版出日五十月二十年十三國民華中

祝	與沫若在詩歌上的關係	田漢	1
郭	奔放的感情、巖石的山脈	宋雲彬	4
沫	在風暴中微笑吧	穆木天	6
若	五十之頌	孟超	2
詩	一個世紀的二分之一	韓北屏	5
人	金剛坡下(詩劇)	胡危舟	47
荷葉的夢		S M 7	
火(長詩)		鄭思	8
生活(詩輯)		艾漠	11
路		白莎	13
風由北方吹來		姚奔	14
戰馬(長詩)		辛勞	15
貧農的悲哀		又然	16
談詩二則(書東)		錫金	17
越獄及其他(詩輯)		綠原	19
車及其他(詩輯)		鄒荻	23
聽呵·中國在響		李滿紅	24
上海的詩人行列(通訊)		鄧俠文	24
故鄉		楊雲連	25
讀之歌		嚴小章	25
悔與鏡		郭弼昌	23
重慶!(長詩)		曾卓	29
巨樹的拆倒		羅岡	31
不	中國詩歌界致蘇聯詩人及人民書		32
准	列甯城的廣播	塔斯社譯	32
蘇	莫斯科依然雄壯地舉着紅旗	焦菊隱	33
聯	援助蘇聯，撲滅納粹	孟超	33
聯	不准侵犯蘇聯	歐陽凡海	34
蘇	秋天的兒子	黃霄梁	35
蘇	中國人民之歌	王亞平	35
蘇	枕木·列車	樓棲	37
蘇	江南敵後詩抄(詩輯)	馬垂	38
蘇	小寬(長詩)	伍禾	39
蘇	山城小詩(詩輯)	胡拓	41
蘇	錫鑛山的子民	伍業棟	42
蘇	走	何易華	43
蘇	驛外一章	菲北	44
蘇	響之歌	楓林	45
蘇	寒冷的日子	長海濱	46
蘇	編後雜筆	編者	35

詩創作社發行
桂林新橋北星二十號

社長 李文鏡
編輯 胡太危 陽舟

本期定價一元五角

徵求自由定戶

每戶國幣十元

(因物價飛漲，無法訂立
定價價目，特設自由定戶
三千位，款到後以寄足本
刊滿十元價額時為止。多
退少補。)

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

桂林桂西路八號
重慶 昆明 金華
柳州 上海

三戶印刷社印

與沫若在詩歌上的關係

田漢

情熱是文學，特別是詩歌的最寶貴的要素，情熱的喪失等於文學生命的死滅。在生落落入平凡的階段重新回憶到情熱旺盛的青春時代，若干有意義的場景，重復展現到我們的心眼裏來，却是多麼使人興奮的事。

我認識沫若是宗白華兄介紹的。白華是我們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友，歡喜詩歌，也會介紹過歌德，他自同濟大學出來之後一時會替時事新報編「學燈」，於新詩歌運動的提倡盡了很大的力。他接了當時在日本九州大學醫學的沫若兄的詩稿。對於他豐富的奔放的感情，新穎的詩形感甚大的敬愛，他和他通信之後，因我那時正在東京就把他介紹給我。我們中間也建立了通信關係，發生了友情，其熱烈的程度祇有在熱戀中的青年心理差可比擬。一封信發去後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回信，很快地厚厚的回信來了，在案頭，在被千里，在江戶川的水邊，在戶山原的杯下，興奮地讀了又讀，看了又看，趕忙又寫回信，寫着這而看書，寫着這而寫劇，寫着這而寫信，一切為着寫信。寫信一時成了我主要的功課。真是日本話所說的「手續勉強」，（為寫信用功）。那些通信「積起來便成了後來的「三葉集」。

通信數月之後，我們不滿足於文字上的交

通了。我們想見見面。在創造月刊將要創刊的時候，我毅然由東京到九州去訪問他。路經日本西京遇見了鄭伯奇兄，同他欣賞過雨中的京都美人，又乘夜訪廚川白村先生。那時玩椒聊兄和周佛海也在京大讀書。我們還作過金閣寺之遊。

到博多驛時是冬盡的午後。進入了沫若詩中歌詠過的博多灣的松林，從松間望見灣頭的波影，也找到了他們「愛與詩的家」。安婦夫人垂着黑髮帶着孩子含笑迎我上他們的寓樓。我和沫若纔算了却半年來的「兩地想見」，握了第一次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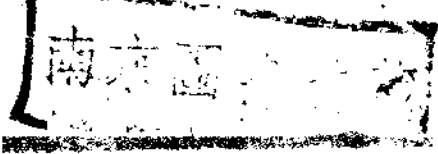
我記得是到九州第二天罷。沫若邀我上太宰府（管原道真祠）看梅花。我們在那香雪中喝得爛醉，躺在山上看白雲。因為發見園中有照相館，我們乘醉意又並肩站在一塊大石上，眼望着遠遠的天邊，叫照相師替我們照相。那是取的歌德對雪勒并肩銅像的姿勢。因為我們當時意氣甚盛，頗以中國的歌德與雪勒自期的。

那次我們的會見是非常愉快的。但也有不愉快的一面。沫若因為招待我致使他家裏的安婦夫人病中無人照料。據說後來會把當時的經過寫在「創造十年」中間。對於我還有許多

的教訓，我至今不會讀過這篇文章，我當時一定是非常幼稚可笑的吧。但我高興我有那麼一個幼稚的純真的時代。

回上海以後，我們也繼續了相當時候親密的過從。那時，我因就職中華書局，住在哈同路民厚北里，他們夫婦就住在民厚南里。他的夫人也常常到我們家來，海男生後安婦夫人親自給他編過線衫。某次海男患病，沫若曾給他做過主治醫。他見海男不認識祖母了，判斷不是肺炎便是腦膜炎，一時情勢緊張，舉家慌亂，幸而都不是；但至今海男的鼻邊還留有沫若為了試驗他的眼睛會不會動掉下來的火柴頭給燒的一個小洞洞，我叫他做「郭沫若氏洞」。

仿吾是沫若的好朋友，他和我都是湖南人。他的性情頗為古執，我的火氣也不小。我在東京時曾以王新命兄的簽名在泰東書局出版過一本日記的「薔薇之路」，那其實並非真正的日記。仿吾寫了信給別人批評我，這給我看見了。他說我那一種寫作態度不勝駭異，他舉說爾思泰的日記為例，說書寫的那一種態度不改必無前途。仿吾的話其實是完全對的。我後來沒有讀入所謂「輯納者」的魔道全虧他這一指示，但是因他措詞過於肯定，又沒有直接對



五十之頌

孟超

——為祝賀郭沫若先生五十生辰而作——

五十年來中國文化的歷史

你用你的巨筆寫出了輝煌的紀程；

四萬萬人的民族解放鬥爭，

你用你的喉嚨吹起了進軍的號聲。

你主張創造，你歌頌新生，

你唱出了「女神」的復甦；

你歡笑着風凰從死灰中

重新地顯出了潔純的羽翎。

新世界是美麗的，

新中國是肥壯的兒嬰；

在偉大的時代中，

你是保姆，你是產婆，

你是最辛勞的園丁；

你忍着無限的痛苦，

勤勞的做着艱難的催生！

你是「爐中煤」，

你是「火山」的初崩；

突兀輝煌的蜀山，

狀不出你的雄奇；

滾滾滔滔的揚子江的巨浪，

孕育了你的洶湧的心胸；

你把你那迸發的熱情，

我說，引發了我的火。我漸漸從創造社疏遠，獨立經營南國社。與電影戲劇方面關係漸深。後來沫若就任廣東中大文學院。林祖烈先生又持郵校長職來邀我，我把旅費用掉了也沒有到

廣東去，因而也失掉了參加後來轟轟烈烈的北伐軍政治工作的機會，這是我至今引為遺憾的事。然而假使當時到廣東去了，我的生涯許取着另一途徑發展。或者就在那一次的遠征中做了犧牲也論不定。

北伐戰爭的大波激盪到上海來了。高潮還沒有十分下去的時候，上海的某一大學的校舍被預定為總政治部的駐地。許多人都傳說沫若要到上海來。我高興極了。以為我們可以重又見面了。在這次見面中我決心丟棄一切追隨沫若之後參加文化陣營的革命戰鬥。但這是使我失望了。甯漢分裂後那大學校舍裏所張貼的總政治部的封條都給人家撕去了。大家都知道沫若沒有到上海來，他由潮汕轉到日本去了。

在沫若去國十年之中，我在上海也經過了許多的磨難，我們的力量沒有白費，這些微弱的可是繼續不斷的呼聲終於匯合成為宏大的進軍的號聲，中國終於和日本帝國主義開火了。這樣，我和許多朋友從「愛國罪」的獄裏重見自由，沫若也從十年飄浪的千葉海濱拋棄別子重歸祖國。在八一三後神聖的砲火中，我們又相見了。當他剛回國的時候曾於轟炸中到南京去訪我，不湊巧我適於此時也冒着轟炸到上海來訪他，等他回上海後我由滬到先引導他的去

寓樓，恰逢他以旅行過疲睡着了。及至醒來我們很愉快地握了手，這愉快纔是真诚的愉快，無比的愉快！

在抗戰初起之際，沫若和許多朋友創刊了救亡日報，我由南京趕來也參加了這報的工作。為着視察戰地，鼓舞着前線將士情緒，我，端先和沫若曾在雙方砲戰的閃光下，敵機的爆炸彈與照明彈的威脅下，兩訪南橋，一訪嘉定，南翔。我們聯袂參加了許多使人無限興奮的會，如魯迅週年紀念大會，如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籌備會等等，也參加了近於「吃講茶」而有歷史意義的錦江酒家的懇談會……直到大場失陷，閘北退出，南市火起，上海成為孤島，我們纔於一次通話後分手。

我由上海，南通，江口抵戰火已近的南京，乘陳真如先生的車回到長沙，在這兒我與當時在廣州的救亡日報相呼應，創刊了「抗戰日報」。武漢成了抗戰的司令台之後，沫若應陳辭修先生之邀在廣州到武漢，當時情形使愛國者憂鬱之極甚多，沫若忽爾來到長沙，做了我們湖南抗戰青年最佳的賓客，也替「抗戰日報」寫了許多文章和詩。那首歌頌我們空軍遠征日本的豪壯的詩篇就是在報社寫成的。二十七年四月政治部三廳將在武漢成立，沫若寫了一篇「再會囉！長沙」，對長沙水陸洲疏淡的詩人型的風景表示無限的留戀，然而他希望他的足跡將不再逗留在這屈辱舊游之鄉，他將依大軍回到南京上海去，回到平津去！

寄託在不朽的詩篇，
寄託在祖國的為自由為解放的抗爭，
你是唐代的杜工部，
你是帝俄時代的普式庚；
而，杜陵風雨，
吹不滅你視國如家的展廈；
大們的迫害與中傷，
毀棄不了你為大衆而忘身的勞功！

在蕙章養生的中國學術的莽原中，
我恍惚的聽見你腳屬的腳步聲；
你提着一串巨大的時代的鎖匙——
你探索着甲骨的古代的篆文，
你發掘着刻落的碑石

你打開了社會史研究的神祕的鐵門，
你給時代預言出他必然的路徑，
你使拖着社會向後倒轉的學者，教授
驚諍的，失了聰辯的聖神；
你使飄海的旅人在風霧迷霧中，
興奮的見到了一顆疏星。

你使人在黑影里向你射着暗箭，
你使人在輕蔑你是迷戀骸骨的蛀蟲；
但是，你已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出新社會的胎胚，
你已從古典的史跡中推斷出人類的新的光明；
米爾頓的「古代社會研究」，
恩格斯的「人類社會的起源」，
誰能否定你不是作着他們的續篇——
後來者的先驅？

我又恍惚的看見你在三湘七澤之間
遇弔着離騷的古詩人的幽魂，
你瀟着哀怨的湘羅江的波流，
輕輕的，低唱出一湘累」的悲歌。

武漢的一年表示了救亡運動的最高潮。我和沫若第一次在政治工作上合作。我以他的——一個幹部的資格從黨衛運動的組織工作的崗位盡着我對於抗戰的最善。在工作過程中我們有過同心合手的愉快，也有過使大家紅臉的爭執，但是超於這一切，我們相知更深，遂了我十年來追隨他做革命鬥爭的宿願。

武漢危迫時，退出計劃雖出預定，而外間頗有種種悲壯的傳說，如謂我們將與武漢共存亡。因此沫若和我接得香港廣州方面青年婉勸我們退出的信。這些青年雖出誤解，但他們對我們的熱切的關心和期待實在更加堅定了我們報國的志願。我是於淪陷前三日與三蕭留漢同志及演劇四九隊乘船出發長沙的。沫若兄直待二十五日貼完最後一張對敵宣傳標語纔離開武漢。

長沙大火前後的情形我們不必作過多的追憶了。當夜午後四時我奉令率三蕭同志及工作隊數隊出發後，沫若與洪深兄等又是最後離開長沙。第二天我們步行到易俗河被敵機衝散後沫若又自率三蕭車輛沿途收容。由下攝司，衡山，直到衡陽三蕭，在臨湘境離中沫若表現得真不愧是一個果毅而親切的領導者。後來我和洪深兄回長沙救濟火災，隔了一個禮拜沫若兄也來了。我們踏着岳麓山的紅葉望着湘江彼岸的焦城，感嘆之餘會聯過幾句舊詩，可惜現在都不復記憶了。那時滿城都不易找得食物。我和沫若渡過水陸洲直達深灣市處在一家老兵開

的小食店吃了一碗麵。走到麓山下的劉×家，託他家僕人買雞買肉都不可得，幸而得了兩個鷄子，摘了幾顆白菜，這已經是難得的美味了。

在長沙工作中許多事不甚順手，我頗抑鬱無聊，張曙弟在桂林被炸殉職後，我又失了一個合作者非常傷心。沫若從桂林打電來催我回部。我會覆他一電說：「曙弟死後，漢意與索然，待罪長沙，暫不回應」，當時許多知友之間關係不如以前的好，也許是困難階段中難免的事吧。

後來我得了陳部長電令終於回重慶了。十個月間艱苦動盪的重慶生活使我完全理解了沫若，他是這個時代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是我們堅貞奮鬥的導師，他的真價不容許我們輕薄地從一字一句間去衡量，他不過五十歲，他還精力瀰滿，他還富於不羈不撓的鬥志，他還有旺盛的研究心，週到的注意力，我們如像期待中國抗戰更大的勝利一樣，我們也期待沫若在文藝創作上在革命運動上更偉大的成功。

作為詩歌工作者，沫若不僅在新詩歌運動的初期盡了啓蒙的任務，由他最近的幾篇創作也可知道沫若將不再徘徊於舊詩的半趣味的嘗試而將繼續開闢新詩歌運動的新頁，在全世界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反動的死活決鬥中展開一備狂飈怒濤的新詩歌時代，假使我的預言不錯，毫無疑問的我仍將拿起我的一切追隨沫若，為實現這一時代而奮鬥！

十月三十一日

一個世紀的二分之一

韓北屏

一個世紀的二分之一，
 要是用天文學上的光年來計算，
 那是多麼短促啊！
 一顆在羅馬時代已經爆炸的星球，
 他的光芒到今天才到達人間，
 一個世紀的二分之一，
 宇宙間有什麼變動呢？
 永恆的天體，
 還是永恆的存在；
 太陽系裏邊，
 海王星才公轉了三分之一。
 然而，一個世紀的二分之一，
 在地球上留下了多少可驚的脚印：
 有過兩次空前的殺戮，
 一次還在繼續；
 誕生了兩個偉大的共和國，
 一個是有史以來未有的新國家；
 而另一個愛自由平等的舊邦，
 在國賊的手中，
 受到納粹希特勒好淫，
 無數弱小民族掙扎在刀鋒下，
 站起又被推倒，推倒又站了起來。
 這是血與火的半個世紀，
 這是苦難的半個世紀！
 但是，人類心靈的工程師，

他拆毀了「周易」的神祕的殿堂，剝下了「詩」「書」的神祕的外衣，商鞅周鼎，到了他手裏，就失去了「骨董」的作用。和他同時，儼然以「學者」自命，從事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如陶希聖之流，古字全不認識，古書更未讀過，借此招搖撞騙，作政治投機的敲門磚。自郭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問世，一切曲解中國歷史，改造中國歷史的謬說，都被掃蕩了。他告訴我們：

「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

「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

「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

因此，由他所研究的結果，中國社會的發展，一樣是由原始共產制，而奴隸制，而封建制……並無什麼「國情不同」之處，從而我們的未來的去向也看得清清楚楚，再阻不着傍徨。陶希聖之流想從所謂「國情不同」裏面去找特殊的階段——所謂「士大夫階級」，以及其他曲解中國歷史的種種說索，在郭先生對於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不見得百分之百的正確（例如他把西周時代認為奴隸制），但如果能讓郭先生安心研究下去，對於中國史學界的貢獻之大，將是無可限量的，我相信。

然而抗戰起來了，郭先生拋棄了商鞅周鼎，妻子兒女，跑回祖國來，參加抗戰。他早已認清過往的來程，決定未來的去向，所以毫不猶豫，絕無動搖，把整個家產，整個家，獻給中華民族。這四年多來，郭先生的努力，是衆目共睹的，郭先生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難和阻礙，也是大家所想像得到的，然而他決不會悲觀，也決不會退縮，他的精神，為反抗的烈火燃燒得分明。尤其值得敬佩的，他使着如火的熱情來參加抗戰，但並未停止他的學術研究的工作，他會親身去發掘漢墓，他會爲了威靈光斬子故事而查考過不少古書；也並未停止他的文藝的工作，他還在寫詩，還在寫文藝論文。抗戰是長期的，郭先生就不肯在長期抗戰中空費了某一段時間。一定要像郭先生那樣，纔不愧爲一位文化界的先進，纔可以做青年人的模範。

郭先生今年五十歲了，中國人一向把五十歲看作人生的重要階段。孔子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以郭先生過去的成就而論，我們相信五十歲以後的郭先生，在中國學術史上，在中國文藝史上，一定有更大的貢獻。——在這裏，除說郭先生五十五歲辰外，並向他致民族的敬禮。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于桂林

和那些向自然奮鬥的英雄，
他們在火中洒了水，
使憔悴口渴的人們，
得到無比的清涼；
他們在火中也加了油，
讓熾燃著世界的烈焰，
更加熾烈起來。

一個世紀的二分之一，
當他拖着疲憊的腳步，
踏過東方的大陸，
沉入了幾千年的中國，
被侮辱與被損害了很久的中國，
挾着血跡斑斑的軀體，
在光明的召喚中掙扎起來，
這衰弱而又衰弱的身軀，
要恢復他年青的活力，
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更新的意志。

於是，這古國的兒女們，
紛紛貢獻了自己，
用自己的血肉去培養祖國的新肌，
一個世紀的二分之一，
從十九世紀的末年，
到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
多少最勇敢而又最優秀的人們，
在向舊世界肉搏的戰鬥中，
犧牲了，憔悴了，衰老了，
死去的，應份得到最崇高的禮。

在風暴中微笑罷

穆木天

沫若，他現在是五十歲了；從他開始他的寫作生活起，到現在已經是二十五年了。一個同他作過了二十多年的朋友，而且是他在一起作着文藝工作的人，在現在，更會起着什麼樣的感想呢？我想，如果有人向我提出這個問題的話，我對於他的回答，在最初，恐只是一個「沈默」。

有多少話像都可以說，然而，却是一個字都說不出來。我的心裏，在現在，像充滿着歡喜，同時，却又像是充滿着憂鬱；祖國到處充滿着光和暗。我感覺到，詩人，在二十幾年間，不斷地，在光和暗的裏邊生活着；他的運命，是如同他的祖國的運命一樣，好像是祖國的運命是被他時刻地在背負着似的。

有些人會以為我對於沫若有些話可以寫，實在不能，而且，我也不願意。寫二十幾年來的友情麼，我覺得最能表現友情的，還是工作，而不是話語。讓我寫一篇關於他的作品呢，我在數年前已經寫過，而且，到現在，意見還是和數年前沒有什麼改變。

沫若的寫作生活，已經是二十五年了，這說明了在中國新文學運動已經有了二十五年以上了。雖然我們對於這二十幾年的文學工作的成果不能算滿意，但分分的滿意，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成果是鬥爭出來的，而且現在的文藝界中不滿意，這是一件事都認的。至於詩歌方面呢，全國到處，現在，都有詩歌工作的隊伍，也一件鐵一般的事實。這樣，我們可以曉得，沫若，二十五年的工作是有什麼意義的。

「五四」詩歌，由胡適開始，而由沫若完成；這是我在過去論沫若詩歌時的結論；這結論，我始終認為不錯。沫若的浪漫主義的詩歌，使「五四」青年，在感情上得到解放。他的洪亮的喇叭吹響了當時的多少時代的青年，後起的詩人們就是要學習他的大刀闊斧的精神，就是要更洪亮地吹起自己的喇叭，要更有力地激動起我們的時代青年，使他們在感情上得到更進一步的解放。

沫若，他在暴風雨中生長，他在暴風雨中來去！他自己也是風暴的捲起者。後起的詩人們，就是要學習他用詩歌怎樣捲起風暴，他怎樣在火裏更生。

沫若，暴風雨中的詩人呀，二十五個年頭，在暴風雨中渡過去了！今後，還是在暴風雨中生活着，而且在暴風雨中，今後，是要有無數的新的英雄，共同工作，共同微笑。

在風暴中微笑罷！



仍舊戰鬥下去的戰士，
也應該享受我們的歌頌與歡呼。

他們，那些把中國從蒙昧中叫醒過來，
那些把中國從垂危中挽救過來，
那些使荒漠的土地上有了生機，
那些在黑暗中燃點火把，
那些，那些可愛的人們，
把麻木的，昏睡的中國人
叫醒了，並且武裝了他們；
團結起來的中國人的力量，
像黃河，像揚子江，像一切向東奔去的流水，
沖決了幾千年的，幾萬重的堤防，
讓我們能夠對着廣闊的海洋歌唱，

一個世紀的二分之一，
這一個飛快過去的短促的時間，
是血與火的半個世紀，
是苦難的半個世紀。
然而，這也是悲壯的世紀，
這是英雄們創造偉業的世紀，
這是一切有着戰鬥空間的戰士的世紀。
「罪惡的金字塔」不是一天可倒的，
勝利的凱旋門，
也是用一塊一塊的磚頭砌成的，
你看，我們勇敢而沉毅的戰士，
靜默的含着微笑向前。
在這些輝煌的戰士羣，
我今天特別高呼出一個輝煌的名字：
郭沫若！

荷葉的夢

S. M.

小紅蜻蜓正踮着牠底降落呢，
綠荷葉底邊緣被突然驚動搖盪起來了
一陣細細的湖波啊，
一陣細細的湖風啊，
一羣大小的水珠晶瑩可愛地迴旋着
閃爍而動地滑滾着，……
而青荷的陰影的葉底呢
有魚仔在休息和遊戲。

醒來耳中全是密雨之聲——
推窗而望
湖面却是爽朗平整的月色，
風
從柳岸吹來了暗中的那荷葉底清淡的香。

夏的季節壯盛的六月
柳林中的蟬聲懶惰地飄蕩着
在無風的雲塊下
在蒸鬱的湖橋邊
荷葉噴散着焦烈的太陽香味，
那焦烈的
使人狂醉的荷葉底太陽香味。

昨夜
又夢着西洲了，
一湖的荷葉，
那是我十分熟悉的荷葉

那曾經依傍過我底緊泊湖邊的船的荷葉，
那曾經陪伴過我底獨立湖上的影子的荷葉，
那一小朵荷花也沒有的一大片荷葉。

連夢裏
一小朵荷花也沒有啊。

我憂鬱
但是我不要憂鬱。
故鄉啊！……

連夢也是在故鄉底陰影裏做的呀
在那堤岸和橋影中的荷葉的懷念裏；
沒有故鄉人到那裏去活？
沒有故鄉我又有什麼地方可死？

活，要和荷葉一起的
死，也讓荷葉掩蓋着我那無知覺的屍體吧！
為故鄉底荷葉的憂鬱啊！
引發故鄉的憂鬱的荷葉啊！
但是我不要憂鬱；
我要活或者死

硬朗的活或者甘脆的死。

連夢裏也
僅僅有這荷葉了；
不，

我是還要夢以外的荷花的。

火

火——

我看見了火
我追趕
我飛奔……

火——

狂熱地
翻着！
跳着！
在野風裏，
活躍地
伸吐着無數條
血紅的舌頭。

從深山

從曠野

從滾滾的河流兩岸

風在呼嘯

夜在閃爍

火——

燃燒着！
狂捲着！
滾向沉睡的古城
撲抓着夜的山河

貪戀的

伸吐着無數條
血紅的舌頭。

火——

我愛火呀！
向着火
我追趕
我飛奔……

火——

燒得正旺盛！
燒得正活躍！
那活的火頭
那生命的火頭
燒着！反抗着！
撕扯着無際的黑暗
席捲着遼闊的山河
你看！
好熱呀！那蹣跚的火頭！
好紅呀！那纏繞的火頭！
那是年青的生命
那是跳起來的自由
在生活！在反抗！

在反抗！在生活！

我們

愛火呀！

火——

跳向了我們！

我們

生活在北風裏

寒冷

將我們凍結着

我們

像一隻骯髒的破鞋子

被生活，

一脚！

踢在門外。

我們

像北風裏

寒料的一匹落葉。

真在生活的門外

線在最下賤的角落

可憐而又寂寞地

風北望守迫——

鄭思

任北風把我們拉扯
任北風把我們驅流

我們

關不開生活的門閘

又被死亡的爪子

抓傷了！

我們

在生活的門外

像寒冬的風

整夜地

推敲溫暖的門窗

整夜地

吹着，笑着，翻着……

我們，

要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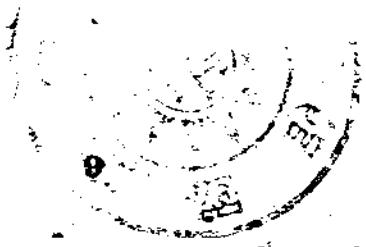
生活，

不要我們啊！

我——

一隻破爛的布鞋啊！

當我



看見了

我的眼——閃光了！

我的心——狂跳了！

我的血——像一條激流的河！

我跳起來了！

我翻起來了！

我哭！我笑！

我叫！我吼！

我，像溶開的冰河！

像爆開的火藥！

啊！火！我愛火呀！

火——

跳過來

我
高舉起雙臂

撲向了火！

光在招引

熱在誘惑

火呀！

伸着愛情的巨手！

火呀！

吐着真理的舌頭！

火——

關着！

跳着！

火在燒！

火在滾！

火在滾！

火！撕扯着黑夜！

火！爬上高山

照着天空

照着滾滾的河流

誰怕火呀？

——夜梟怕火！

誰怕火呀？

——狼狗怕火！

誰怕火呀？

——野獸怕火！

他們

拖着狼狽的尾巴

想用低能的手

去撲滅火呀！

火——

關着！

——

在高山

在四野

在滾滾的河流兩岸……

活潑地

頑固地

伸吐着無數條

血紅的舌頭，

火！火！我愛火呀！

我撲向了火

我投入了火

火的流

——那燒得通紅的

真理的流呀！

火——

用牠的巨手

用牠的舌頭

一百次，一千次……

像母親

像久別的老婆

熱烈地，貪戀地

擁抱我！

撫摩我！

低我！吻我！

火呀——狂熱地——吻吧！

我這長年冰凍的

血液和眼淚

火呀——狂熱地——吻吧！

我這被抓破的

潰爛的胸肉

火呀——狂熱地——吻吧！

我這燃燒的生命

我這倔驕的頭顱……

當我

站在火光下

我發現，我的手

原是這般粗魯！

我發現，我的腳

原是這般粗魯

我狂笑——

我到世界來

還不會笑過呀！

我狂叫——

我到世界來

還不會叫過呀！

第一次，我聽見我的笑聲

像警戒的巨鐘！

第一次，我發現我的叫聲

像一把光輝的利劍！

啊！火——

我的心胸

我的血管

我的全身

都是火呀！

叫吧！笑吧！

我挺直了腿！

我昂起了頭！

我伸出了

有力的雙臂

向着這天空

我想粗野地奔放

我想飛呀！

你聽！叫聲——無數個叫聲！

你聽！笑聲——無數個笑聲！

啊！你看——那人羣

像奔放的馬羣

像急轉的旋風

看呀——你看！

那喧鬧的頭顱

無數個，無數個……

從深山

從曠野

從滾滾的河流兩岸

向着火——

在追趕

在飛奔

誰敢撲滅火？

誰能撲滅火？

火——

生活看

像鋼鐵！

火——

伸着手

燒燬了一切！

火——

用牠的腳，

走過……

馬上

從牠的腳下

冒黑烟

伸出了無數條

旺盛的火頭！

誰敢撲滅火！

誰能撲滅火！

火！火！

我們需要火

廣大的

土地需要火呀！

光在招引

熱在誘惑

就讓我們

投入火之流

燒焦吧！燒死吧！

我們不再要北風

我們不再要寒冷

我們甘願，靠近火

來成長！

我們甘願，靠近火

來生活！

火——

親愛的火呀！

我們高呼

我們叫喚

火！伸出你的巨手！

火！吐出你的舌頭！

火——

親愛的火！

一百次，一千次……

紙吧！吻吧！

擁抱！擁抱！

熱烈地

死勁地

燒呀——火！

燒呀——火！

火——

用你的腳

踏過我們

我們

要成

無數個

燃燒的火頭！

紅熱的火頭！

火！我們需要火

火！我們愛火呀

看啊！

四面八方都是火！

滿天滿地都是火！

看啊！

我們——

無數個無數個……

燃燒的生命

倔強的頭顱

已成

無數個，無數個……

紅熱的火頭！

燃燒的火頭！

本社爲五年來全國新詩出版 物展覽會徵集展覽品啟事

從我們發出消息以後，承各地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們，源源寄來當地各種鉛印，油印等之出版物，不下數百種，除正在編目審劃展出外，謹此先表謝意。惟尚有許多遠地出版的書刊，一時不及搜羅完備，故祇得將展覽會開幕日期改在舊曆元旦起連續三天了。我們希望在這籌備期間內能收到更多的展覽品！尤其是敵後的。朋友們，請幫助這一工作的完成吧，請割愛你們珍藏的新詩出版物以暫借或捐給大會吧，我們期望著。（請參閱另一廣告）

生活

生活

我們的生活；
太陽和汗液。

太陽從我們頭上升起，
太陽晒着我們。

像小麥
我們生長
在五月的田野。

我們是小麥，
我們是太陽的孩子。

我們流汗，
發着太陽味。

工作
在小麥色的愉快里，
歌唱。

歌聲
在每個早晨和晚上。

生活，

甜蜜而結實的穗子，

我們兄弟般的

結實在這子上。

我們——熟透的麥粒呀。

明天

當我們

勞作在莊稼叢里，

當我們

休息在田地旁邊，

當我們

肩着辛勞歸來，

汗珠

裝飾着

我們高粱色的胸膛。

我們想：

有一天

太陽打我們共和國的草原

升起，

有一天，

我們駕着拖拉機

去耕種。

有一天，

早晨的露珠刷溼了皮鞋，
我們去集體農場……

那麼

去明天！

梵啞鈴和詩

在生活的鍵盤上

我們去擁抱

梵啞鈴和詩。

晚上，

在夜的大帳幕里

梵啞鈴的音調

從夏天的樹下

盪出，

從人的島嶼里

高揚。

而我們的熾熱的

年青的力的跳躍呀

早晨，

陽光照亮着

普希金，

尼克拉沙夫，

艾漢

馬雅可夫斯基，
我們讀着那詩冊，

宏亮的

年代的音響呵！

我們跟它，詩，

學習

反抗和讚歌，

愛和播種。

我生活得好，

同志

1

昨天，

外邊落着雨。

你從那條廊下

拖着泥腳跑來，

你問我：

「生活得好嗎？」

而今天，天晴了，

我的桌子上

洒落一大片陽光，

那麼

讓我回答你：
「好！
我生活得好，
親愛的同志，」

豐饒的山上
送來野花的香氣，
好！
我生活得好，
親愛的同志！

2 在亞細亞的
灼傷的土地上
我活過了十七個年頭。

十七個年頭，
不滅的記憶：
飢餓和死亡。
從一個老人那裏，
隨他倒下的身軀
我繼承了
債務和刑罰，
然而
戰爭的毒火
趕我
離開了家……
夜的草原。

從那棵老槐下
我開始了
我十四歲以後的遠行的路……

3
大風砂的夜晚，
我航過
祖國的
北方的大河，
春天末尾的
祖國的
中部的原野——
發渴的土壤，
旱死的小麥，
我，
在長列的火車上
馳向新歷史的門檻。

我的祖國！
聽我的歌唱！
十多年，
喂養我的
你古老的憂鬱，
你的酷寒，
你的毒害的奶汁，
十多年，
你的土地上生長的
一棵矮小的幼枝，

我的童年，
這，
讓我們招招手
「再會，」

4
而我，
又走了！
向南方，
更長的祖國的路。
我的祖國！
聽我的歌唱！

我讚美你
而又咒詛
對你的沒有光亮的日子。
更堅實的
我又舉起了我的脚步，
向我的
光輝的站驛，
向我的
溫暖的歸宿。
讓那些關卡，
讓那些封鎖，
自己去死吧！
這，如同

黑夜關不了白天。

5
今天，
親愛的同志！
我生活得好了，
我快活
像一隻飛舞在天空的鷹！
為你，
我的太陽，
你照顧了我，

為你，
我的高原
你養育了我！
為你，
親愛的同志，
你餵養了我！

我的歌聲高昂而發顫！
今天，
讓我們擁抱吧，
我的親愛的同志！

好，
我生活得好！

路

白 莎

寒漠的河流上沒有一點星

那是一個落着絲密的

大霧和細雨的夜

像失迷了路和方向的

飄蕩在戈壁沙漠的蒙古人

我們三個

在泥濘的高原底路上

緩緩地爬行……

是我們的前面和後面

在茫茫的灰沈的濃霧

我辨不清那是太陽滾出的地方

我底視線透不過這深厚的空間

而我是被夜和霧的

幽暗而沈濁的灰色所包圍了……

然而，路是有的

這條路是通到草原底路

伸過這片難以通過的地帶……

濃鬱的林木，寒愴的小村，沈澁的霧和夜

路帶引我們到有太陽的

闊朗的和暖的地方去……

13

高原有着無數條的路

而每條路都可以通到草原外

在遙遠的天和地接起的那一條線

在你底眼睛所能及到的地方

透過灰色的林木的枝柯

不是還有着星光的閃耀嗎？

而躺在那星光下面的

我們在那條深闊的河流

不是依然在暴怒地洶湧的流？

路，就在那地方

路就在那條河流的岸邊

那就是通到草原底路呵……

這時路上沒有一個人行走

濃厚的夜的黑色包圍着我

我不相信這是還有人烟的地帶

——一個空虛的荒瘠的地帶呵！

我認不清自己的方向和路

我們迷惘而又惶惑地默默地走着……

爬過一條條蒼黑的山坡

夜邊了，夜在統治着這地方

而當我聽到前邊的

第一聲村鷄的鳴叫

我歡呼着跳起來

這聲音

我們是如何的感到親熱而又喜悅呵

於是，我們帶着滿身的泥和水

歇在唯一的一座農家的小店里

讓我們底溼透的棉衣

在跳躍的火堆上冒着白氣

在濃烟浸着馬糞氣味的小屋

我們三個

背靠着背

躺在鋪着柔軟的稻草的

熱暖的窩窩……

明天，太陽露紅的時候

濃霧將會散去

讓沈濁的濃厚的溼氣

不再佔有這廣闊的空間

而我們

要在這條通到草原底路上

向太陽歡呼……

胡危舟著

投槍集

定價五角

風由北方吹來

姚奔

風由北方吹來，
我行走往南方。

我行走往南方，
我的心却在北方——

我懷念着北方，
嚮往着北方，

北方的記憶，
常在我底心頭

閃着金色的亮光……

北方的冰雪哺育過我，
北方的風沙鞭打過我，
北方的陽光應吻過我，
我是在北方長大的，
我記憶着北方：

北方的河流

唱着爽朗地歌

從我耳邊歡騰地流過；

北方的原野，

坦着綠色的胸膛，

在我面前，

驕形地展開；

北方的風沙，

帶着戰鬥的威勢，

當雷雲面打來……

而我，不是也曾經
騎着赤紅色的戰馬
在大風沙裏

奔馳過麼？

——如今，

連馬蹄的聲響

却使我感到分外地親切了。

昨夜，

我有北方的夢——

我夢見我

和我舊日的伙伴們

在黃河岸上

朗聲地歌唱……

模糊地

好像還有一隊人馬

渡過黃河，

影幢幢地

好像有一面戰鬥的大旗

在飄揚……

彷彿我又看到為我所愛的

那個年青的姑娘，

她羞澀地向我點頭，

我剛要揚手呼喊，

不覺心兒一抖就醒來了——
窗外，閃亮的一片月光，

樹影搖曳在窗上……

遠天，

還有幾顆小星

向我眯眯地笑了……

呵，我身寄南方，

心在北方

北方，在夢裏我也難忘，

爲了我是北方的孩子，

在冰雪的哺育中

風沙的鞭打下長大的，

如今，我不怕寒冷了，

我也有權利

傲視南方陰寒的雨雪；

因爲北方的陽光

親吻過我，

如今，我更深切地，

體貼到陽光的愛了——

偉大的愛，澈底的愛呵！

我需要，

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需要呵！

——而北方

不是已有我們無數的兄弟們

在向着閃亮的陽光下

呼吸着，
勞作着，

奔馳着，
戰鬥着麼？

風由北方吹來，

我行走往南方，

風用會心的語言

告訴我北方的故事：

北方的風光

煥然一新了

北方的風沙

還是吹打着……

北方的原野，

新生的花草

正在茁生，

北方的陽光，

正在哺育着

新的生命……

我行走往南方，

心却在北方，

呵，北方，

我懷念着你，

懷念着你

以我赤熱的心

和我癡死的歌；

遙遠地

讓我向你舉起

歡呼的手：

北方，

呵！新生的北方！

一九四一，十一。

戰馬

幸 勞

「請給我一匹好馬？
我要馳驅在祖國的田野；
不管牠是豪紅如火，
不管牠是潔白如雪，
祝願我的馬同敵人碰見，
好勇敢地施展我的射擊！」

「請給我一匹好馬？
載着死亡的流泉；
置我同敵人相碰，
就傾注寂滅的水波，
淹沒那最驕者的顏面！」

「請給我一匹好馬。
在自由的正午，
陽光灑在路旁；
翩跹着到到故鄉；
同我父輩的親人，
愉快的擁抱，
接個熱烈的吻！」

「而我要一匹好馬
從敵人的蹄下奪來，
用牠底蹄子去踏死牠底騎者；
當我們擊斃了足跡，

在牠踏滅的田園，
替我再種上稻麥！」

「今天我騎馬在這戰場邊上，
明天我騎馬在自由的草原；
讓雲彩歡迎我，
讓雲彩爲我笑；
因爲我已戰勝歸來！」

「若是我有一匹敵人的馬，
我要把馬蹄全剝掉，
問牠們還敢不
再在我們的土地上逞暴？
以後，我就把馬皮賣了，
馬肉來請你們大夥，
舉杯慶賀解放的祖國！」

「不，我希望一匹戰馬，
這希望並不是今天，
在這戰場上生出思想。
因爲希望並不像水中的浮萍，
它是像火樹一樣，有根才長得茁壯！」

是深秋夜，
如果你有熾火的眼睛，

你該透過濃重的夜幕；
在那個裝着柏樹枝的斗笠下，
潛伏着怎樣的一羣？

不必分辯面形，
有一個面形，那是堅決！
不必評論年令，
他們年令都是年青！
像星星在天空上，都是發光的星；
這兒都是戰士，
爲祖國復仇的英雄！

防守母邦的陣地，
一個集體！
戰前的寂寞，
全都馳騁着想像，
關於戰馬的企冀！

「希望生長，在遙遠的海上，
那兒繁華，
所有的房舍都燃亮明燈。
但是，燈光有照不到的暗角，
在燈下的人們誰也會知道：
當祖國的戰火燒着正義的木柴，
真理閃光在火之海；

那樣吼叫的夏季，
我和我的朋友們
在度着饑餓的日子！

「我們的住舍荒涼，
全實盡了，只剩折腳的破床，
若不是赤身羞澀，
我們身上不會留下布條的，
忍着子肚疼，
在餓餓線上！」

「而我們飢餓更因為戰火，
戰火燒沸了我們年青的血
然而我們閉着手！
想為祖國盡點力，
鼓動着以親切的熱情，
奔馳着求一個效忠的際遇！」

「難道我們不是民族的子孫？
難道我們饑瘦的臂膀，
不能打死個敵人？
我們希望，
自由的旗，自由的花，
自由地騎着一匹殺敵的馬！」

「但我們寂寞在草地，
草裏柔軟，不能給我們些安慰！
並倚着看那黃昏的星，
連連的炮聲，

炮烟朵朵花般的開在雲中
我們嘆息遠闊的夢！」

「愛祖國的人們全戎裝，
英勇的男女全上戰場，
用青春的手，
抹乾祖國的淚滴。——
有馬馬向前，
有槍槍向前，
而我們沒有馬也沒有槍。
星星，月亮，
豎照我們的精誠；
黃昏，草地
那憂鬱迫煎的，
騎在幻想馬上的時日！」

一粒粒星結成的網星，
深藍的天空。
夜為這些故事聽呆了，
忘了流盪。
然而那講故事的人，
笑了，那樣的大笑！
這是一個青年，
在地球上漂流的青年，
在路上同反抗命運的人們相逢，
在這兒他着工軍裝；
軍裝不能使他雄偉，

然而他底心却像火，
那可以燒燬千里萬里草原的，
火焰一樣發光！

在這兒他尋見了真，
在這兒沒有「我」只有「我們」，
在這兒才有誠摯，
沒有奴隸，
都是主人！

貧農的悲哀 又然

稻只因有益於人而被人用刀割，用草
捆，用槌打，用磨研，用水煮，
用火燒，用口嚼。
草却飄搖於這些苦難以外，綠水氾濫
似的滋擾。
虫也咬稻不咬草。
草因有害而得樂。
稻也有草——稻草不也是草麼？但稻
草至少曾經也長過稻。
稻因無罪而受罪，有益而受罪。
荒涼的人間，野草「春風吹又降」。
於是割草去。
但我們又割傷還不應割的稻了。
於是又是荒年。

談詩二則

錫金

一、打鐵聲

……這時，從後面的鎮市上傳來清晰的夜作的鐵匠在打鐵的聲響。鐵錘在鐵砧上敲出的規律性的節奏是清越而響亮的。傾聽着，好像一連串短促的壓着響亮的尾音的句子，不久，我似乎忘記了那可能想見的紅亮的爐火和每一錘下去時的飛騰的火花，忘記了那些鑄成的分叉的，彎曲的灰白色的鐵具，忘記了我們所從來的迢迢的長途，忘記了那些小橋和無光的村落，忘記了那些逃開在暗角吠叫的獵狗，忘記了疲倦，忘記了笑謔，祇有那重複的，單調的，響亮不絕的，頓挫的聲響在耳邊響着，響着……

我想到我們的詩，許多人還不明白這樣的道理，許多人對於用韻問題到現在還在不斷爭論，甚至有許多不大會用韻的朋友對韻特別有一種神秘的信賴，就像冬扶頭腦的偏喜歡炫古，四庫子孫的偏喜歡拾出他們的洋老板來一樣。但是，韻的好處在修飾了音調，使得粗糙的地方變得光滑，遮掩了許多殘缺的醜陋的處所；但這也正是韻的壞處，冗繁的重複的韻使我們的聽官麻木，終於遺失了詩。我想，如果語言的自然音節，能夠達到一個純粹的程度，韻，是無待於韻的修飾的了。而且，也祇有

善於用韻的，才知道怎樣很好地調節他的韻。在我們的詩句裏，常常自然地形成一種韻律，這，正和我們的詩中的對稱形式，規律節奏一樣，同樣是本能的，原始的。因之，我們也常常加工留心修正那些不幸在不留神間漏了出來的丁丁當當的煩重而庸俗的調子，那些一左一右，一上一下的刻板的對偶形式。爲的是要使我們的詩比僅從本能的原始的中間產生出來的好些。

昨晚宿營以後我本來打算可以寫一些詩的，可是等搭好了門板，蚊蟲立刻來圍攻，人也疲倦得很，一些想寫詩的念頭全給前面的那些想頭趕跑了。

二、方言的擴大

我從前想過這樣的想法，我想「鬼子」這一個稱呼，大概是不會被蘇浙的太湖流域的人們沿用的。理由有二：第一個理由是江南人自己說法，那就是「赤老」，這是一個現成的稱呼。「鬼」是文官，到口語裏有些地方是要讀「果」的。而且有時罵人罵「小鬼」，他們還是常常帶個多加一個字罵「小赤老」的，個像並不是因爲「鬼」一個字是單音字才改稱「赤老」雙音。第二個理由是單音字的語尾上

加「子」字的習慣是北方語言的習慣，蘇浙太湖流域的方言沒有這樣的習慣。「鬼子」在江南方言讀起來是不大順口的。但是到了這兒一聽，老百姓嘴裏講的全稱「鬼子」，各處讀成了不同的腔調。這一個稱呼，事實上竟已經在他們的口頭上運用得爛熟，就像原來是從他們自己嘴裏創造出來的一樣了。

這可以幫助我們解決許多詩歌上用語的困難。

在行列社舉行過那一次詩歌朗誦會以後，不是在報紙上的批評以及我們自己中間都有那樣的意見麼？大家認爲方言朗誦是好的，有意義的；但是牛馬子的方言朗誦却不好。假如要方言朗誦的話，就應該用純粹的方言來寫，純粹的方言來朗誦。這其實都是把方言看得太死了，好像牠就是原生那麼一塊，搗不爛，解不碎。其實，方言即使是一塊石塊，也應該是水能消，風能化的石塊呀。方言不但由人們不斷自己在創造着，而且也不斷在吸收着別地方言，經過使用得純熟了，不久也混在自己的原來的方言裏分不出來了。新方言滲入的原因，大約有兩種：一種是由交通的便利從口頭上介紹進來的，另一種是從文字記錄了傳進來的。文字的記錄方言，大都記錄者都有一番用意和

選擇在內；也只有經過選擇的介紹才真正是有意義的介紹方言。

爲什麼呢？方言有時不一定比文語更流利更通達，有時某一地的方言也不一定比另一地的同類的方言更好，所以我們寫詩而用方言，非選擇不可。

死板板的用方言寫詩，弄到把人稱代名詞都寫成方言。這是最簡單也是最笨的方法。這是在選擇的方言，用方言的人，一定用不好的。正像愛用什麼花什麼草之類做裝飾的作品一樣，從那些草字頭的字裏面我們嗅不到一點草木的清香，倒很有一種藍墨水味道。因爲那類其體例是方言的翻譯，實在是毫無必要的。應各處方言史，人稱代名詞也似乎差異得最利害，就把最近我走到的兩個縣分蘇州和常熟來說：

我 吾 他 你 俚 他
蘇州話 常熟話
我 吾 他 你 俚 他

我們 吾俚 俚俚
你們 吾俚 俚俚
他們 俚俚 俚俚

我們真不必跟着一個個地方重換人稱代名詞，因爲非但不勝其煩，而且是徒勞無功的。我們儘可把普通話的，也是通用文字的來用，這樣將逐漸造成大家習用普通話的人稱代名詞的統一影響。

我又可以舉例出來，在常熟我參加了一次盛大的各鄉各村各鎮的代表聚集起來的自衛大會，在會場上，我會留心聽許多代表的說話，一位蓄短鬚的代表起來發言，他滿口是「我們」，「他們」，而不是「偶俚」，「篤」，雖然別的話他又是滿口常熟方言。他是一個地主，國民黨員，督辦份子，或者當然他會用這種半官腔的語言的。但後來，一位村代表和一位婦女代表的言語裏，也是用「我們」「我們」了。這一位村代表是一位非常質樸的農民，他講話的時候甚至有些畏怯；這一位婦女代表是一個近五十歲的農婦，纏了一隻很大的金牙

齒，她意思很多，但說得沒有頭緒。他們兩銀都一字不識，然而他們習用了新的語言，全不覺得困難。

「我們沒有「資本」呀！」
他們習於「同志」的稱呼，他們會說「汪精衛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所以像洪深那樣的普通人民五分鐘之內會無法了解「帝國主義」是波來由的，博得的獲了許多的五分錢，老百姓甚至自己會給我們講解帝國主義，講得比我們好。

所以我們的方言入詩，不是立時三翻幾丁就行的，要選擇方言去入詩，把方言擴大起來。其實方言的運用有時和新語言的運用竟有相同的意義。工作下去，方言會因我們的工作而起許多變化的。

最近出版詩集

嚴杰人 著
今之普羅米修士

今日文藝叢書之一
定價每冊六角

徐暹 著
最強音

白虹書店印行
定價一元二角

灰馬 著
夏夜短曲

山山書屋出版
定價國幣六角

越獄及其他

綠原

越獄

「我想起
古代英雄越獄的故事」

那蒼黃的堆積着風霜的
那崎嶇着道路崎嶇的
你莫誤會着荒涼山谷呀
不，那是他底容顏——
那會經奔馳在惡毒的森林
滾着塵埃 磨馬而過
在那搖搖的大車上

在那偷眉整眼的顧客打着交道……
分取着過重的財貨 分取了過剩的糧食
去接濟那些益吊的漢子和投河的婦人
然後大笑而歌的好漢呵
而今，他是洗手了，燙配在這黑色的飯店……

在那暴曬着筋脈
像繃綁着繩索的皮膚上
是需要你慷慨地
注射着金液的光芒的呀，太陽……
因為他病了呵，他病在一塊潮溼的地方

他底「黃驃馬」呢，並未有擺賣呀
而是給這飯店主人驅動地牽走
——他呀，如此寒涼的下丁山東……

然而，不要只看那闊步着冷笑着
向他拍賣自由的這飯店底夥計吧
他們底粗暴 他們底驕傲 他們底侮辱
差不多——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呀
嘿，他還要出來的 他還要出來的
他還要從層層圍鎖着的鐵籠出來
再撲向那些流淚的人們……
而在無數個冷落的矮牆下
有人唸着一個閃爍的名字
正是他底名字

黑店

我想——
那險惡的林子
獨輪車吱吱哪地滾過
將仍有着千萬次有過的不幸的事件
悲慘地流傳……

一盞燈籠
或者一面白色的酒旗
從五香飄起……
像一隻狡猾的眼睛
以悅人的光采
貪婪地誘惑

那風塵中孤獨的商旅
與其沉重的行囊
疲倦地歇下……

這是黑店——
開設在荒野以外

荒野

那一片人煙稀少的土地上
法律等於虛文
而那黑夜底主人哦
正是認票經文的僧侶
——法律底玩弄者啊

夜

我燃起燈火
守候着

太陽底第一線光芒
沿著夜底這路
從雲彩的門檻流出……

寂寞的燈影
沉澱於蒼黃的牆壁
而發出苦痛的呻吟
我乃知道

夜是長遠的啊

燈火
疲倦得不勝其苦的燈火呵
閃耀了最後一朵慘白的火花
教老人披著白髮而死去地盲瞎了

夜

繼續著它底腳跡
然而，如同一切不幸命運底主人
夜是要崩潰的啊

夜是要崩潰的啊

遠遠地

遠遠的地方

鷓鴣引吭啼叫了

在天野底邊緣

已微響起黎明底笑聲

太陽將粗暴地奔瀆而來

我歡喜地打開了門扉
我讓那熱烈的光芒
如潮水般的湧進……

向那從夜層下面爬出來的
一切新鮮的生命們

我祝好

我向他們底健康

我播落他們底夢魔

我傾聽着

——那比雞啼還早的
在天邊嗚嗚嗚嗚的
不是強行軍底號角麼

四一、十一月改寫

瘖啞者

你張開嘴

轉動着聲帶

沿着舌床

跳出幾個原始的音節，
你要說話麼，兄弟？

你揮着手指

做出了各種姿勢

而那些卑鄙傢伙們
像耳朵竄進燒臘店去了……

兄弟，你是痛苦的麼？

當你

以眼睛達到

嚙噬者底啞咕，勞叨者底駭架

有如痲疾者底糞便一樣的奢侈呀，
你沉默了麼，兄弟？

呵，親愛的兄弟

我為什麼如此熟悉你呢

是不是因為

我也是

如你一般的

忍受着一切的侮辱與損害的

給不平的天，封鎖了咽喉的

瘖啞者呵

瘖啞者呵

鄉愁

……寂寞的屋子……

我想起：

那生我的地方

那一片憂鬱的鄉土，

我想起了

我底忠實的家書……

羊底頸鈴

牛底鞭

驢子底鬮笑……

而這裡

——鄉土以外的地方
到處都
擁擠着計謀
暴動着白色的黑暗

果實衰弱着色彩
花朵像彗星……

而太陽像

一盆滾燙的滾水

向人們底頭頂淋漓

使皮膚

乃像一塊給貧窮憤怒得

出沒着盜匪的綠林，

也出沒着

毒惡的瘡癤……

霧更重

落雨的日子更多……

「天在落雪」……

——明天纔是「冬至節」哪

北風忽憤地

從天野滾襲而來

又怨恨地滾去，

一些將在明年春暖花開的乾風

又給殘酷地折倒……

如今

我真不願意再嚙叨

那些反常的狡猾的製作了。

我已知道

這塊地方底最高的價格。

哎

（我為什麼要太息？）

却像一個給拋擲在監獄里的囚客

我也冤屈地跌落在

這寂寞的屋子裏。

寂寞的屋子……

我想睡

我想做一個痛快的夢，

夢見了村莊

藍天有星光

夜底角落

有野火

做紅色的花舞……

我彷彿嗅到了鄉土

我嗅到了鄉土的氣味

那像我自己身上的氣味呵

我能用我底姿態生活着的土地呵

我乃喜悅地停止

我底行進 而歇下了

我摸索着

有多少枚頑固的足跡

沉重地巴結在我底脚底

——我從山水底那邊走來……

我以暗啞的聲音

嘶喊着我底歌

粗野地 唱着「我底家……」

小歌

1. 墾荒

墾荒呀墾荒呀

我們底土地又動啦

幾條蚯蚓

絞成一條繩呀

將它拉得直轉呢

2. 舂米

滾開點

喪死的長舌的惡雞呀

你怕

我不將你

連米一齊舂得粉碎麼

3. 紡紗

三更半夜

「嗚嗚……」

……嗚嗚」

接着，又斷了，再接着……

——真有狼

二兩燈油二斤紗

4. 汲水

好不好

我來幫你汲水呀

向媽媽

說水是

隔壁阿哥幫我汲起的

他用嘴呼吹着的

一朵藍色的喇叭花

是從我底裏間摘去的

5. 燒火

拿火柴

拿柴來

這煙又快活地燃燒了

拿水來

拿米來

拿新鮮的雞蛋來

這晚餐就莽莽地擺出來了

回來呀吃飯呀

辛苦了一天的同志們

6. 放生

在桶里

老牛像個孩子哇

滿嘴吹着白泡沫

它說黃色的稻草毛味了

是的是的——

等我有這草鞋

陪你上山去

7. 訂飯

讓眼睛是嘴

讓鼻子是嘴

讓我走過

熱氣蒸騰的市街

慵懶地辭倒呀

8. 守夜

夜

濯濯底行列

夢底果實濃冽哩

我們抱着槍

吹熄了燈籠

在牆角

等那踏足而來的剝門人

半月文藝合刊

蕭蕭 彭燕郊 編輯

第五期目錄

藝術家家的託耳斯太與思想家的託耳斯太

託耳斯太對文學的意見

燃燒了

歌德·奧尼金(第一章)

謝夫琴科故事五則

總經理：文化供應社

出版者：桂林力報館

定價國幣二角半

蔡基 譯
徐激 譯
A 普 譯
趙夫 譯
戈實權 譯

車及其他

鄒荻帆

一、車

有一天會沒有黑夜
青天作我們的篷帳
太陽作我們的輪片
一個崇高的理想作我們的車
我們駕駛着自己的車
走向時間的頂點
空間的邊緣

二、旅途

有太陽照在我們的旅途
有一排排向日葵
像列植着一排排明亮的聖燭
我並不想走向水晶的宮殿
或者結滿了金銀葉的園子。
因為我正匯流人民大會場

三、月夜

從探聽的夢裏

我醒來
月亮
在窗前笑着
星兒
在窗前笑着

我想着
高粱正燃燒着成熟的穗米
水稻正搖着柔軟的葉兒
於是我想着夜並不寂寞

在月夜
我將踏着霜寒露冷
探望這些獸獸生長地親切的行列

四、紡織

雅典娜(註)
攝取了太陽的金色光線
天的青色
夏野的綠素
秋林的紫色
以及羊毛一樣的白色

開始了紡織
在我的詩篇裏
將織進些什麼呢

註：希臘故事集

五、攻

安眠吧
勇士
你的國家是你的透明的燈儀館
你的千百萬親愛的弟兄們的心窩
已為你佈置；一個溫暖的攻

三戶圖書社

最新出版

詩論 艾青著 1.80
第四十一 曹靖華譯 2.80
蕭連長 奚如著 1.80
抗戰哲學 馮玉祥著 1.80
特偉諷刺畫集 特偉著 2.20
社址：桂林中北路八號之一

聽啊，中國在響

李滿紅

聽啊，中國在響……

從黑暗的年代，
從火光的原野，
從暴風雨的海洋，
中國在響……

這聲音，

不是沉睡者的囈語，

不是夢裏的駭聲；

這是人海上聲浪的狂潮，

萬種音樂匯成的

波濤……

這聲音

不是入羶的

怯懦的呻吟，

悲哀的哭泣！

更不是奴隸們絕望的呼號啊！

這是，

這是四萬萬頭勇敢的獅子，

在痛苦而憤怒地

咆哮……

在這浩壯的聲音裏，

聽啊，有鋼鐵在哧笑。

血肉在歌唱；

更有啊！

那些從監獄裏衝出來的囚徒們，
扭斷了鐵索的瘋狂……

而這轟響的巨影，

像曠野裝甲的

擁擠着戰士的列車，

穿過潛伏的隧道，

越過飛躍的鐵橋，

昂起傲岸的

噴着火爐的車頭，

向前方勇猛地

馳去……

這轟響的巨影，

像海上

容有百萬噸的軍艦，

在撞擊澎湃的波浪，

吼着可怕的汽笛，

而揚起黑烟的

憤怒的尾巴，

向浩瀚的遠方

駛往……

而這轟響的巨影啊！

又像成千成萬的

旋轉着七八個螺旋槳的戰鬥

機，

在亞細亞和太平洋，

那藍色的天空上展開……

那無數的馬達的聲浪，

震天動地的

大合唱……

聽啊，中國在響……

在這粗暴的聲音裏，

汗流在明亮地滴，

血花在燦爛地飛；

而在這轟壯聲音裏啊！

有奴隸的

智慧的閃電，

火光的泥濘……

這浩大無比的巨響，

在向遠方開展，

向海外播揚……

聽啊，中國在響……

一九四一，十月西北

上海詩人行列

(一)

上海的詩歌工作者，由於他們的堅苦卓絕的精神，無疑的得到了全國詩人的敬禮；由於他們的作品，那些在不斷的努力中更燦爛而堅實起來的作品。無疑的得到了廣大的人民的珍視與愛好。

鄧俠文

那三年來慘淡地支撐上海詩歌運動的行列社最近出版了「行列詩叢」。第一種是徐野的「仰望這顆星辰」，第二種是芳翠的「射擊之歌」。這個詩叢似乎僅限於在上海一帶銷售，所以把牠的總序抄下來，或許不會是多餘的吧。

行列詩叢總序

「如果人們以為生命應該有牠的嚴肅的意義，那末他們一定會從他們對於生命謹慎的態度中，產生出誠摯而熱烈的情感，這樣也就和詩歌的真正的精神接近起來。然而詩歌經歷了悠長的時日，到現在却已失去了牠原來的

故鄉

楊雲璉

故鄉，
培育我的憂鬱的搖籃，
現在，我不願再憶起了！

故鄉，
是荒唐的夢，
幽靈似的生活，
陰沉沉的帶着的地帶呀。

多麼珍貴的童年，
被故鄉的陰冷的鐵閘門
窒息了！

快樂的
嚮往綠的海洋
春光明媚的島嶼的
鮮嫩的心靈，
蘆葦上

老年人憂鬱！

誰到故鄉，
我豈不能忘懷
那繞圍的綠色小河，
這飽吸了人間的污穢，
從荒涼的村鎮流來的黑水，
在這里停留着，

又貪婪地吮吸
那發臭的垃圾堆的濁血，
和從陰溝的嘴里吐出的糞尿！
於是，

牠閃着綠色的面龐，
使人感到異樣的憎惡。

而故鄉，
不正如這小河一樣，
使人想到死人的面容嗎？

我實在不願想那些秋天的黃昏，
酒醉的人飄着污穢的布衫，
踉蹌的走過我的面前；
把一盤瑣碎的人生，
寄託在醉後的狂談里！

我實在不能忍受明媚的春日，
我看見孩提時的同伴，
——那些玩野花的小友，
托着一副慘白的面容，
用乞憐的眼光望我，
向我求幾文吃烟的錢。

我不願想起母親，

和她那被辛勞損害的臉型；
我不願想起弟兄，
和他們的鬼魂似的生活；
我不願想起鄰居的老農，
和他勞動一身的
佝僂的身軀！

為什麼他們全然不疑感現存的生
活？

為什麼他們老走着
陰暗灰色的道路？

時光沿着悲涼的軌道前進，
一年又復一年，
我已經從黑閉門的窒息中，
探出頭來了，
而故鄉依然罩着
幽靈似的生活呀！

每夜，
當漆黑的宇宙，
震響着長興的號聲，
我祈禱着
故鄉的明日的重生啊。

十一，五。

活躍的生命。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使用浮誇的文筆如賣弄廉價的才情；因此詩歌，像一般人們所過的庸俗生活一樣，成爲疲弱而腐爛了。我們爲真正的詩歌的頹敗而悼惜，同時由於對詩歌的熱切的要求，我們決定獻身於新的詩歌的建設工作。

可是，一座巍峨而輝煌的宮殿決不是在一天中可以建造得起來的。我們先要有一個遠大的理想，然後要定下一個詳盡而縝密的計劃，最後才開始日積月累地建造起來。如果我們把我們的目光放在身旁咫尺的地方，那末我們的工作的意義不得不變爲狹小，並且工作者自己也就容易滿足於卑陋而微末的完成。儘管我們的先天軟弱，我們的煅煉不夠，我們依然抱着一個理想的目标，儘可能地縮短或大或小的距離去達到牠。我們希望每一步已經走了的，會是真的第一步，而從這一步再向前踏去一步。

不論對於那些要求生命應該有嚴肅意義的人們，或是對於工作者自己，這一個從工作本身達成的可供向前踏的基礎點，都有

牆之歌

嚴小章

我們是深深地愛着，
但，我們之間
却隔着一條牆。

我們是自由而又快樂呢，

殘酷的人們，却

把我們推開了！

在我們的中間，他們

築就了一條

無情的無形的牆。

隔牆聽，

誰也看不見誰了。

我聽得見你的感喟，

你的低泣，

還有你那微弱的呼息。

但，我們就這末

不幸的，悲哀的……

分開了。

當夜來了。

黑暗壓住大地——

森嚴的，恐怖의
呼吸，窘迫着

我們脆弱底心靈。

我摸索着走向你，

牆阻擋了我的前進；

我嘶啞着絕望的呼叫，

牆給我以

更絕望的回音……

……彷彿，

我又聽見你的哀號，

聽見你細聲的禱祈。

聲音縈迴在空寂的原野，

是凄愴，悲傷……

那四頭徬徨的

懦弱底夜鶯！

我蟄伏在冰冷的牆角，

詛咒着我們

悲慘的運命。

夜，是漫長的——

憂戚和痛苦却

不斷地喧嘩着

我那受了創傷的
孤獨底心……

在南國的鄉村——

海邊底春風吹着

綠爛的，雜色的野花；

悠悠地搖擺，是那

輕垂河岸的楊柳。

金黃的菜花參錯着

深紫的蠶豆花叢，

一陣，一陣……

那醉人覆雪的芬馨。

不是嗎？我們在

荔枝林叢的樹蔭，

並肩的倚着？

唱着牧人的山歌？

——讓微風輕拂着

我們底臉，和

我們底心窠……

或者，在原野

浮着銀白色的月夜，

牠的實貴的價值。所以，我們對於工作不致作遠離事實的奢望，那是不嚴肅，而且對於工作的進展有害。同時，我們不願讓一些已經完成的，雖然還沒有達到完美和輝煌的地步的工作成績，悄悄地消失，這是浪費；這對於詩歌最後的完成將沒有什麼裨益。」（行列社）

這個總序，是能够說明上海詩歌工作者的態度的，相當於一篇宣言。在這樣的態度，這樣的認識之下工作着的上海的詩人，一定有光輝的前途。

可惜的事實是上海詩人們的作品，雖然傳誦在上海及江南淪陷區，還有許多地方，却不能够看到。首先是抗戰以來，文化運輸的無組織狀態，所形成的不幸。

(二)

詩人芳羣的「射擊之歌」收了十三首詩，充滿了戰鬥的精力與江南的田園氣氛。他的異常的敏感使他的歌詠的題材，立刻感

我輕輕地
找到你那草屋底邊——

「發！
出來吧……」

於是，你便連跑帶跳的
溜出來，更給我以
永恆的微笑。

我們牽着手，
穿行在

密茂灌木的深叢——
就在那對着遠山的
河邊草地踰着

唱着……

月光溫和的映着我們，
一直到，我們都
朦朧地睡了……

夜，路很地

吞噬我吧！

你把我浸漬在

哭泣的淚水裏，

瑟縮的，恐懼的……

和孤獨擁抱在一起。

我又記起，記起
在傳說里的印度，

在門尼通湖的河畔——

當月兒輕閃着銀亮的光輝，

一對不同血統，不同法律的

永恆的戀人呵！

（一對種族的罪人。）

從那鬱綠柳陰的密枝里，

拉着手，

跑在翠綠的，閃着油亮的

溼漉的草岸。

——在挖空的獨木船上，

和着那諸語的戀歌，他們

消逝在，門尼通湖

靜靜的綠波里。

有人說：他們一直沒有上岸。

的確，誰也不會

看見他們了……

……

……

……

……

……

……

……

……

……

……

……

……

假道德的偽飾。

「愛情的結合，是

神祕的力量——

它可以粉碎

人世間一切底黑暗，

更何況這無用的謊？」

我開始和牆搏鬥。

我用脚，我用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染到讀者的心靈裏。例如「春天

」，他描寫，站在欄杆上看到冰

凍的驕野的戰士。他們怎樣感受

春天的到來呢？

現在——我們要看那雲的溶化，

在千萬人的脚底下溶化！

從高聳的山峯上傾瀉的飛瀑，

像我們一樣地向遠方奔流了，

沖洗我們土地上的血漬，

淹沒那吞噬我們的野獸……

詩人相信群眾的力量，而沒

有呼喊口號，祇用了一個形象來

感染這種群眾的力量給予讀者。

關於他的敏感的最好一個例是

一首「不會遺忘的呀」：

是你，掛起那幅「鄉風景

畫，

於旅人的白壁？

你不怕那魔手的陰

又抓上一把烟火？

……

……

……

……

……

……

……

……

請 投 稿

請 批 評

請 定 閱

詩人這種敏感，是能夠迅速
地也感染了讀者的。這個集子中
寫了江南的村子，江南的人民「
夜宿新港」，寫了江南的美麗而
迴響的風車，寫了穿灰衣制，的

梅與鏡

郭沫若

梅

醫師叫我飲冷汁
我却偷偷地喝了熱湯

病弱的我呀

手顫抖着

把杯罐向乾濕的嘴

傾倒一般的

湯奔進喉間

這從嘴角裏溢了出來

我滿足了

可是

我更翻悔了

我不知會得到什麼惡果

也不知要招來怎樣的災難

而驗得骨頭發酸的病榻日子呀

還須繼續下去

那許多幻想之神啊

也將仍然把我攔住

使我受着隱隱快樂的痛苦……

我詛咒自己

而且誓誓實了

——下次決不再做！

可是

有什麼用處呢

若是這杯湯已經給我以損害

或是並沒有影響

我不能不嘲笑自己呀

要小心疑慮

就閉着眼，等一杯冰冷的汁吧

不然

當趁着滾熱

勇敢地喝下去

事後的悔恨和誓言

不過給自己帶來煩擾

還顯示出自己的虛偽和怯懦啊

鏡

一幅穿衣鏡

立在我的面前

閃着它透亮的眼睛

朋友李君

在鏡前站了一刻

回轉身

愁容堆對我說：

「有了這幅明鏡

我們的蓬頭髮

我們的憔悴面容

都會清楚地映出

如同靜水中的樹影

這，這豈不使我們更加憂心？」

我，以深長的意味

笑了

而且，拍着李君的肩頭：

「能看出自己的面容

是蒼白或是紅潤

是航穢或是潔淨

這倒是我們的幸運

惟有那滿臉塗着污濁

還自己以為漂亮

在到處炫耀的人

才算是最無聊，最可笑，也最不

可憐……」

男女學生「宣傳旗」，寫了光榮的人民的戰鬥「血染梅花渡」。關於射擊之歌，作者自己說「這却是不滿意的詩，因為形式與調子都太陳舊了些。我不過是企想着一個阻國歌唱手的射擊的意義而已……」是的，這首可愛的小詩，似乎也太修辭了一點，例如：

向什麼地方飛去了呢？

你看我們的鎗的準星，

原野上有一條弧線的軌道，

而敵人在軌道的終點，

遂隨着這顆星而死了。

除了修辭之外，便並沒有多少內容了。

容了。

在內容上，槍野的「仰望著這顆星」是更多一些上海的現實的，除了一首歌詠粵北的詩。這一位詩人，寫的時候就注意到朗誦的效果了，因此「朗誦給上海聽」與及在魯迅先生六十誕辰紀念會上朗誦的「仰望這顆星」，在氣魄上宏大而比較字句也爽直得多。

重慶！

曾卓

我回來了。
短促的日子裏，
出入在山與山所環鎖住的
孤落的村舍，
嶽深處的竹叢，
和沿著山脊而傾斜的
幼弱而稀疏的松林，
和亂石與野草綴滿的山中，
披瀝滿身的塵泥，
拖着沉重的蹣跚的脚步，
我回來了。

重慶

今夜，你不以
輝煌的霓虹燈
映紅半邊深藍的天；
你不以萬道耀目的
閃閃的光綫，
向我呼召。
遠遠的看去
你似乎在暮落的燈光下熟睡了。
不，你沒有。
愈近，我就愈清晰的聽見了
那些交織着轟然而來的

混雜的喧響聲，
轟轟的馬蹄聲，
汽車的吼叫聲，
汽笛的嘶鳴聲，
……

那千百種聲音交響的大合奏，
於我
像聽見了久別的情人的歌聲啊。
血液在我滾燙的週身
加速的流轉。
一切疲憊，困倦都飛走了，
我向你奔去。……

重慶

我走在你凸起的背脊上，
我走在你低凹的胸膛上。
我似乎也聽見：
你的脈搏在震盪的起伏，
你的心也在狂跳。

各種氣息：

酒館的噴香的氣息，
女人的脂粉的氣息，
煤油，桐油的氣息，

各種怪味的氣息，
先後擁擠的擠進我的鼻門，
如草原上的氣息一樣的
為我所熟悉。

好幾年來，
我就是都市的浪客啊。
生活的皮鞭抽打我，
常常踏着破亂的皮鞋
牙子在反射着各色燈光的
光滑的柏油路上。
我記起那些夜間，
那些暗紫的
荒寒而寂靜的夜間，
我是怎樣的
在一個並着三個的路燈下徘徊，
直到黎明薄光，
照着我支撐不開的眼皮。

重慶！

你被稱為

「中國的古羅馬
中國的瑪德里」的
山城！

你受傷了。
我走過那些
殘垣與積腐的暗街。
瓦礫，焦木，碎磚
和電線桿上斷垂下的皮線，

常常要絆跌我的脚。
 高高的，只剩下
 幾面破牆的樓身
 狗圍被抄去了
 由這一邊窗子
 一直可以望透
 那一邊窗子的天空。
 却還傲視一切的兀立着。
 你們——
 瘦弱的身體
 披着襤褸的衣衫的孩子們，
 匍匐在瓦礫上，
 用你們無力的小手，
 要抓尋出一點什麼來呢？
 但是，街上還是
 這麼多，這麼多的人。
 在兩旁店舖油燈散出的
 淡黃的弱光下，
 叫賣着，擁擠着。
 那些街道，
 在未炸前還是不平與狹窄的街道，
 已修築得廣闊而平坦；
 那些房屋，
 在未炸前還是駕空的與古舊的房屋，
 已修築得漂亮而結實。
 那些在未炸前

這是死巷，是沒有路的地方，
 已修築起堅固而美麗的石階。
 是幾條大街的中心點，
 是人的潮流的匯合處，
 是炸不死的精神的莊嚴的標幟。
 那邊是一個在廢墟上，
 新闢出的廣場，
 在廣場的正中，
 一個高偉的旗桿
 刺向星光閃爍的夜空……
 走在瀟灑同胞的血，
 而又由同胞的汗
 所鋪成的路上，
 我深深的交織着
 痛苦與驕傲啊！
 不站在店舖的大玻璃窗下，
 為那些眩目的光色所吸引；
 不正視那些摩登的仕女，
 我挺起胸
 穿走在熙攘的人羣裏，
 我又走到
 往日常常走過的石橋下來了，
 破亂低矮的草屋，
 連頭也伸不直的草屋，
 到處散發着污水的腐爛的氣息，

蛙聲，蚊子的嗡嗡聲。
 白日為繁重的工作
 所折騰的人羣，
 永遠為窮困，不幸所襲擊的人羣，
 在高聲的吵罵着，
 或是尖銳的唱着
 淫穢的小調。
 而那對面
 就是高聳的洋房呀
 住着的是：
 不斷製造着罪惡
 日夜都消磨在
 飲酒，享樂，
 大三元，花生園，
 匯利，摩登俄國大餐廳的
 呀；我們的
 紳士，商賈，名流
 還有那些妖形的女人……
 我忿怒的回過頭
 向前走去，
 呀！看：
 這是怎樣一幅動人的畫面。
 深黑的山腰亮幾星燈火，
 幾個赤裸着
 肌肉凸出的上身的人，
 他們將鐵鏈高高的舉起，
 他們嘴裏發出
 使人戰慄的原始的嗥叫。
 隨着一聲沉重的喘息，
 鐵鏈重重的打在岩石上，
 迸出萬道火星。

啊，你辛勤的石工，
用你的血汗，你的手
開拓護障千萬人生命的岩洞，
有一天，
在不及躲避的大石的墜落下，
在偶一不小心的失足中，
你就不能再打開
播列世界萬物的眼門……

重慶，
你炸不毀的山城，
你在抗戰中繁榮與健壯起來的山城，
你「一面是莊嚴的工作，
一面是荒淫與無恥」的山城，
我們要用勞動者的血汗，
如電流灌通一樣
流入你的每一處神經，
使你雖然光亮，
我們要用如石工一樣的手，
一鑿一鑿的敲打你，
敲通你通往自由與光明的路。
今夜，在臨着江干的小樓上，
我聽着江水
觸碰在岩石上所發出的哀鳴。
我想着有許多人，離開你的懷抱而遠走了，
我向你投以悲哀的眼光，
我的腦海，如江潮
一樣的起着澎湃的波瀾。
我為你，唱我的歌，
獻出我拙劣的詩，
重慶！

——一九四一、九月海棠溪

巨樹的折倒

序：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午，靜坐雁峯寺斗室內，忽聞巨響如雷，出視之，一巨樹折倒於山下。

平地一聲霹靂，
一棵巨大的
種植自遠古的
樹

突然倒了

曾經點綴着這古老的土地的
曾經受許多人留戀讚美的
曾經被主人下了禁例
禁止別人砍伐的
樹

帶着震顫心靈的
折裂的巨響
突然倒了

葉子在它上面還是青青的
枝幹在它上面還是青青的
烏鴉昨天還在上面唱歌
黃鶯昨天還在上面唱歌
今天，它像一截腐朽的枯木
滴出了生命最後的綠汁
從生長它的土地上
突然倒了

沒有人砍伐
沒有起暴風
太陽像往常一樣
在空中靜靜的照耀

它怎麼會倒
它怎麼會倒

這好像是一個奇跡
一棵巨大的
種植自遠古的
樹

從它生長着的土地上
突然的
沉重的自己倒了

讓主人們嘆息
讓過路人驚異
今天，它承負了一切的盛衰
像一截腐朽的枯木
滴出了生命最後的綠汁
帶着折裂的巨響
從樹根的空心部分
突然的
沉重的自己倒了

突然倒了
而在日暮它在它的巨影下的小樹
却以加倍的綠色
從折倒的巨樹的四周
朝着久久被掩蔽了的陽光
亮開了最初欣悅的微笑

疎 岡

中國詩歌界致蘇聯詩人及蘇聯人民書

博友斯大使請電轉

蘇聯詩人及蘇聯人民

希特勒和他匪幫是一切罪惡的化身。我們完全同意你們革命詩人瑪耶可夫斯基底號召：

同法西斯蒂講話，

要用烈火代言詞，

用鞭子和唇舌，

用子彈代諷刺，

這個口號。

你們各民族人民現在是這樣做了，我們也這樣地戰鬥了五年。我們和你們底奮鬥就是偉大人類正義，保衛人類幸福的偉大事業。我們和你們共有一個崇高精神偉大的理想。你們保衛祖國的英勇戰鬥，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正是人類歷史行爲中的一篇悲壯的偉大的詩章。

我們屈原、杜甫愛世愛國精神的繼承者，對你們普希金、萊芒諾夫、尼克拉索夫、瑪耶可夫斯基戰鬥精神所熏陶的蘇聯人民，伸出熱烈的友誼的手。讓我們抗戰的歌聲互相穿過世界的屋脊，讓我們手攜手地打擊人類中的醜類——那東方西方的野獸吧！

- | | | | | | |
|-------|-----|-----|-----|-----|-----|
| 馮玉祥 | 郭沫若 | 田漢 | 冰心 | 老舍 | 馮乃超 |
| 長虹 | 穆木天 | 胡風 | 茅盾 | 姚蓬子 | 卞之琳 |
| 戴望舒 | 安娥 | 臧雲達 | 田間 | 陳紀滄 | 柳倩 |
| 艾青 | 任鈞 | 臧克家 | 徐遲 | 何其芳 | 蕭蘭 |
| 常任俠 | 林林 | 孫望 | 袁水拍 | 陽凡海 | 李雷 |
| 陳瑛雲 | 高寒 | 方殷 | 伍禾 | 力揚 | 征軍 |
| 鄒荻帆 | 民 | 覃子豪 | 李璣 | 王亞平 | 楊危 |
| 等百五十人 | | | | | |

列寧城的廣播

莫斯科廣播：

全蘇聯請聽：

全世界請聽：

這個廣播來自

英雄的列寧城，

一九四一年九月八日早晨

陸上，空中，海面。

戰鬥正圍繞着我們，

這裏，已變成堅固的堡壘，

列寧城在威脅着敵人

誰敢來南披敵人的

那是戈培爾在發昏。

從列寧城到莫斯科

到克隆斯達所有的大道邊

有我們的勞働英雄，

炸了一個洞

立刻又填平了。

戰鬥正圍繞着我們，

死亡威脅着敵人。

請聽，請聽，

我們在發砲了

這是我們的砲聲：

（轟！轟！轟！）

現在廣播節目完畢，

請等黎明天

明天早晨，請打開收音機

希特勒倒戈在列寧城下的砲聲！

（塔斯社譯）

不准侵犯蘇聯

歐陽凡海

爲什麼不准侵犯蘇聯？因爲蘇聯是全世界文化最發達的國家，蘇聯是人類精神勞働的燈塔。

爲什麼不准侵犯蘇聯？因爲蘇聯是人類幸福的模範，是人類進化的精華。

爲什麼不准侵犯蘇聯？因爲蘇聯是現實的人類的天國。

侵犯了蘇聯，就是侵犯了全人類。蘇聯的敵人就是人類全體的敵人。

做了全人類的敵人。這些法西斯流氓，他們好大的膽啊！他們憑着陰謀，欺騙術，一手拿鈔票一手拿手槍，這樣來控制同屬人類的德國以及淪陷諸國的人民來反對他們自己的同類

，蘇聯人民；

來推毀他們自己的精神勞働的燈塔，蘇聯的文化；

來糟塌他們自己的幸福的模範，蘇聯的大衆都過得人類真正的生活；

來破壞現實的人類的天國，蘇聯，所有全人類頂聰明人種的惟一的理想。

現在法西斯侵入蘇聯了。好吧，看希特拉勝利還是全人類勝利。

精神上貧困的人，一定要用物質的富來補救精神上的窮。文化上貧困的國家，一定要用武力與破壞的富來補救文化上的窮。然而錦綉的衣裳，能一時滿足腐爛的心，却不能醫治心

的腐爛。法西斯德國的心臟的腐爛，已經在臭氣四溢，不再是希特拉的破壞的鎗衣所掩飾得住了。

當這腐爛的心臟由濃漬而至於不可收拾的時候，希特拉的破壞的鎗衣也就只得墮在它所包藏的腐爛的心臟的腐爛裏。

那時候，同屬人類的德國人民裏從這腐爛了的心臟所佈下的鈔票與手槍的陰謀中解放出來，不准希特拉再侵犯人類精神勞働的燈塔，蘇聯；

不准希特拉再侵犯人類幸福的模範，蘇聯；

不准希特拉再侵犯人類現實的天國，蘇

半月新詩合刊 半月文藝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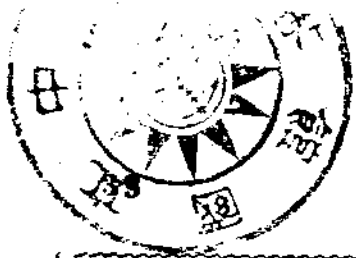
蕭紅 彭燕郊 編輯

第十三·四期合刊目錄

- 一個純粹女神.....布洛克...塔斯社譯
- 悼東平.....胡風
- 最理想的人性.....茅盾
- 站在岸牛嶺上.....駱賓王
- 希臘的戲劇及其作者.....洗筆
- 普式庚與民間文學...M阿查及夫基斯譯
- 我們笑了.....莊壽慈
- 隆重的祭禮.....羅文
- 鐵橋.....艾青
- 水車.....艾青
- 拜倫底「哀希臘」.....宗瑋譯
- 未來派宣言...馬耶可夫斯基作...秦似譯
- 凡爾哈倫詩二首.....焦菊隱譯
- 猶大.....S.M.
- 將軍.....嚴杰人
- 高爾基反納粹主義.....吳健譯
- 奇襲.....文帆
- 配輪夫李七.....林煥平
- 自殺.....田間
- 嚴寒的日子.....楊雲理
- 死丐.....麥青
- 握手.....S.N.
- 活着呢，還是死掉...莎士比亞宗瑋譯
- 海之晨.....鄭荷華
- 雪白花.....高爾基作。呂愛譯
- 惠特曼詩兩首.....陳適懷譯
- 雲隊.....白堤

發行處：桂林力報館。
總經理：文化供應社

定價五角



編後雜筆

太平洋燒火了！

首先，我們向港、滬，以及南洋一帶的詩歌同志與文化界朋友，至最深的懷念與慰問，并盼早日脫險！

這一期不出「翻譯專號」，因為怕匆忙中弄不出好東西，就決定改在下期了。我們相信：在一切外文書刊將要絕跡的中國，「翻譯專號」的意義，可能更大些。

爲着下期是「翻譯專號」，這期想我們不用譯作了。

今天，我們以巨大的篇幅刊出了「祝福郭沫若詩人之葉」，倒並非僅僅因郭先生活上了五十年的詩生命，而是給周作人之類想一想：難道離開北平比離開日本還困難嗎？

「詩的話」續稿未到，當在第八期登完。

關於「長詩專號」，出版期在明年三月，容量約二萬行，必要時分上下兩期，希望相識與不相識的朋友們多多賜稿，我們抱着這是有詩歌運動以來一件大阻的新工作底嘗試態度。

那篇五年來全國新詩出版物總目錄，約可編入第八期，但許多遠地的材料，請大家盡些義務搜集一下吧。同樣的，五年來全國新詩出版物展覽會也亟盼着賜寄展覽品，會期已改在陰曆元旦了。

想我們做個廣告吧，「詩創作叢書」第一輯於一月份起開始出書，這，我們雖不敢說怎樣嚴肅，但也決不敢浪費物資，否則，編者自己起碼有幾本可以充數的。（書目請看本刊封底）

最後抱歉一聲：本社一切情形還在手工業狀態中，人手太少，時間太促，致好些來信無法按時奉覆。

（舟）

秋天的兒子

黃寧嬰

誕生在九月里

我是秋天的兒子

秋天——我底母親

袒開枯瘠的胸膛

用乾燥的乳頭

哺育着我

養大了我

我的肢體

是如此羸弱

像搖擺在西風里的

沙渚上的蘆葦

我的腦袋

是如此貧乏

像收穫後的稻田

找不到一粒金黃的穀子

我的情感

是如此脆嫩

像被挖自蓮塘的

深深地埋着的藕

是的，我和我的兄弟

都一樣的使母親

憂慮得更憔悴啊

然而 二十六年

中國人民之歌

王亞平

我們提起正義的劍，
在人類與野獸鬥爭的血火里
做了忠實的前衛。

捍衛國土！
打倒東方法西斯蒂！
高舉的希馬拉耶山
是我們堅挺的意志。

與野獸戰，
與自然戰，
我們的祖先
創造了五千年勝利的歷史。

以血還血，
敵人在我們土地上
灑下的仇恨
要拿敵人的汚血洗滌。

以戰爭消滅戰爭，
要保衛人類的和平
只有拿武力
給侵略者以最後的打擊。

聽，納粹的軸心
正瘋狂地怪叫

我們要改造人類！
建設世界新秩序！

一個事實
已逼在我們當前，
人類走向光明，自由？
或重返於野蠻？

爲了光明，自由，
中國的人民
正悲壯地戰鬥！

我們準備
再打上五年，十年……
敵人不投降
我們決不停戰！

穿過寒冬——
我們四萬萬五千萬
應着自由人類的呼召
爭取春天的勝利！

走過沙漠——
我們背負真理的駱駝
種着文明人類的麥仗
建設新世界的綠洲！

我們背着苦難
迎接世紀的暴風雨。
前進，中國的人民！
前進，世界的人民！

長長的歲月

卻把我訓練成

一個擅於跑路的人了

像一隻生長於

沙漠地帶的駱駝

知道怎樣穿過

一片沙漠又一片沙漠

我知道怎樣穿過

一個秋天又一個秋天

正如我知道怎樣用這桿筆

寫出優美的詩句

我羞於做一個

痴戀在母親懷里的

沒出息的孩子

離開了秋天 我要遠行

像厭於困在偏僻的土地

而向茫茫的洋海揚起風帆的

那個新陸地的發現者

我將行得更遠

在一塊廣大的沃土上

我要創造

一個瑰麗的世界

秋天誕生了成 鍛鍊着我

然而啊

在那些未來的日子

將我永遠棲息在春天里

枕木·列車

一 枕木

俯身於茂密的叢林，
綠葉繁於天空，
承恩雨露的那些日子，
是記憶中的顏色了，

匠人伐木的下丁，
將我永遠放逐於異域，
從此永別了青年的伴侶，
結束了以根鬚與綠葉
製造糧食的生涯。

我於是給卸除了粉黛和濃裝；
以赤裸的軀體，陳列於
都市一角的廣場裏，
如商人的棄婦守着寒冷。

任深山、仄徑、峻嶺、河流，
鶴嘴鋤和汗滴入泥土，
鑿耕了一道坦途。
渡過河流，或者深入遠洞。

於是，我以赤裸的軀體

鋪陳了這道坦途，
臂膀擠着臂膀，
像一道長長的樓梯
伸向遙遠的天邊。

於是，兩條鐵軌
橫跨我的胸脯，
翻越遠的天邊去，
到有着我的足跡的天邊去。

於是，火車呼嘯着
疾馳於軌上，
儼如醉漢的拳腳，
敲打在我胸脯的琴鍵上。

陽光，雨霽風霜的熾灸，
憔悴了我的肌膚，
車頭上偶然遺落的煤渣，
然灼着我筋骨的痛疼，
而醉漢敲打的拳腳，
又是怎樣的沉重呵，

我跨越了荊棘，
負荷着艱巨，
為旅客安排舒適。

為憂喜愛病的歲月，
而於接縫的人們，
卻不知道兩條鐵軌
架車的歡愉。

我驚異聞達
寒的吹，
但深祝願我自己——
以赤體體墊平了路，
足登鐵軌的前頭。

一 列車

我驚異聞達，
我壯志居呵，
是怎孤獨而寂寞。

（白牧童在田野上的夢，
任兩枚牽到天涯，
馳聘上的列車，
載走才驚心的凝眸。）

晨曠平夜，
列車玲瓏人，
以熟悉音與腳步，
顛簸
我旅夢。

像銀幕大的開麥拉，

樓 樓

由輕情向沉重的輪軸，
像輾向我的頭頂，然後
又輕悄地向我告別而去。

你永遠以同樣的聲響與手勢，
彈奏着原始的旋律，
汽笛偶然的長嘯，
是不甘寂寞的控訴。

奏着單調的流浪曲，
你永遠不會疲倦，
而當暴風雨襲來時，
你却更有比暴風雨
更深沉的憤恨。

珠江，長江，黃河，
於你是疏遠了吧？
世界有廣闊的原野，
而你却老是穿山涉水，
而且是怎樣單調的出水呵。

你是大都市裏的
交響樂裏的一枝笛，
而今却表演寒信的獨奏。

你是叱咤風雲的人物，
而今却做了田舍郎，
偏促於幾個山城的短程，
你是感到了被禁錮，
被凌辱而且被損害了。

閃光的兩條鐵軌，
原是你指下的琴絃，
彈着這雨後絃韻，
你歌唱前地向遙遠，
而現在呵，却是纏繞
你是驟的鎖鏈。

天地是這樣的狹窄，
世界是一座囚籠，
當駿馬蹣跚於窮途，
遂隨風振盪而哀鳴。

你自己流連着，
又迎來送往了
無厭洶浪的人流，
遺棄着沈沈的歲月。

什麼時候再看你
在珠江載着朝陽，
在長江歇個午覺，
到黃河送落日去遠山？
白天，晨夕，一連數次
造訪我鄉居的親鄰呵！

江南敵後詩抄

馬華

歡宴的夜

滿桌酒菜
獻一點安慰
辛苦一年了
歡度今天鄉節的夜晚

酒才上口
哨兵來了一個報告
司令丟了一個眼色
眯笑了一下——
「又趕來
更豐滿的「酒菜」

馬上
粗壯的手
攪百條拿酒杯的手
又拿起
幾百條鋼槍

夜襲的前奏

撓一天晚裏

送黃昏歸去
快擦亮我們的
快擦亮我們的
整一整衣裳
緊一緊腰帶
我們的希望

希望在
用熱血點起
心里的火把
迎向戰鬥的

披一身
光榮的

英勇的
「紅星」
英勇的
黃呢的
英勇的
「昭和」
搜尋「

槍聲
刀

在遠方

身勝利品

陽光里的
刺刀
蒼勁壯健的身條
勾起歡欣的笑

它回憶起
十年寒倫的生活——
披一身紅綉
在牆角里打料
參謝戰鬥
換來了
白亮結實的身軀
四年里——
常常痛快地
大打「牙祭」
大嚼敵人的「東洋貨」
昨夜
還喝得爛醉
暢飲了太陽與血酒

「起
起的鋼盔
「起
軍衣
「起
「槍的把柄
「昭和」的「皇軍」

小寬

伍禾

八年前
我第一次看到你
你喊我「表哥」
你是我三姑媽的獨子
三姑媽帶着你和呂二嫂
由白沙灘出來
「我的小寬」
縣立初中畢了業
來住高中的」
一個字一個字的念出來
高字念得更響亮
好像別人都是雙子
呂二嫂呢
三姑媽對我們說
「讓她來照料照料小寬」
後來，你真的住「高」中了
三姑媽等你搬進了學校
才回白沙灘
走出大門
還哭哭啼啼
跟我父親拜託了一大頓
從你搬進學校那天起

呂二嫂就去每天照料你一番
可是
她回來常常垂頭喪氣
學校門房不許她進去
她就根本見不到「少爺」的面
過了幾天
不知誰跟她出的主意
給了門房一點錢
這樣，她帶着你換下來的舊衣裳
走進門來，才歡歡喜喜

我想
我並沒有得罪你
老實說
我們是有點談不來的
你老記得麥唐納、嘉寶、李惠堂
百米的時間，跳高的尺碼
這算什麼呢
你就是告訴我一百遍
我也弄不清楚
我們一天天疏遠了
每到星期天
我就早早的關上了房門
媽媽看見你來了
連忙跑來叫我的門
我也不應
媽媽曉得我的脾氣
便勉強的敷衍你
「他睡死了」
可是，背後常常罵我
「姑媽的兒子
是骨內至親」
媽媽真嫌人

於是，一到星期天
我就跑到省圖書館去看書
甚至吃飯時候也不回來
這樣生疏的過着
一年，兩年……
那年冬天
武昌的學生
聲援北平「一二九」的青年
要過江去
示威
奇怪呀
輪船被勒死了
在寒凍的江邊
大家裹
過夜
那天
我拿了幾塊錢
送給弟弟
讓他買點東西充飢
轉來，我正非常難過
（因為我太自私自利了

因為還有許多沒有哥哥的弟弟
不知怎麼的

竟碰見了三姑媽
正拖着您

我們三個人
便走在一起

走到十字路口，車輛太多

三姑媽也只能顧自己

我看見你向我

搖手

車轉身，就不知去向了

等到走過十字路口

三姑媽才發覺失去了你

於是，鼻涕眼淚

又來埋怨我

我費了不少唇舌

才扶着您走回家去

第二天

我去看您

你真沒想到我是怎樣的詫異

網球拍子結滿了蜘蛛網

桌上，床上，地板上

堆滿了用講義包過的舊報和雜誌

你端我一隻杯子倒開水給我喝

像檢垃圾堆一樣

桌上的書被您翻得掉滿地

我一邊和你談話

一邊翻你桌上的書

我想發現一點什麼

我也真的發現了那個道理

我們談了許多話

你談抗日，你罵墨羅甘地

你談質量互變，矛盾的統一

你說你要在實踐中充實自己

這時候

恰巧有一個人闖了進來

他用袖子擦着汗

他推開門

朝我望一眼

（我也望了他一眼

他和你一樣年青，

我聽他口裏正嚼着一塊糖）

他看着我

用手指指外邊

「喂，看你！」

你，笑一笑

你說要去開一個會

——關於「一二九」的

我知道你很忙

我就走了

抗戰一開始

我到戰區去了

你，也到了另一個戰區

三姑媽常常寫信來罵我

說我「教壞了」你

幸而我總在流動

接她罵人的信還不算頂多

一年後

我回到武昌

你也回來了

我們碰了一次頭

直談到半夜三更

可是，天一亮

三姑媽就帶了兩個人

（呂二嫂也是一個）

硬把你拖回白沙鎮去了

此後整四年

不見你的信

自從敵機踏進了白沙鎮

我就常常想起你們一家人

可是，我也東奔西走

無一天安甯

今夜晚

我接到弟弟的信

說你

由長江

走向黃河

而且

戰鬥着

小寬

好呵

十一月十二日。

江 蘿 繆白苗著

蘿 苗 集

（詩·散文合集）

不 日 出 版

山城小詩

胡拓

天空

這兒的天空
老是那麼陰慘而沉鬱的
它如同一個受了極大欺侮的
孩子底臉——
那滾過了眼眶的淚水……
要滴落了 又未有落下呢……

雨天裏

爛泥的路
一邊是懸岩
一邊是陡壁
我們挑着担子的
提着籃兒的
揀着大東報紙的 個個
都把褲管兒高高捲起
讓赤裸的腿子 踏落在深厚泥漿里
向前奔去……
而敲着眼珠的汽車 從後面來了
我們驚惶地跳滿一身泥
撲面而來的 我們也閃躲不及。
——我們倒沒有什麼埋怨啊

只是！
汽車上的先生們
却在滿意地笑着
「這些傢伙
偏沒一個跌下岩去！」

口角

（在一張寫字台前）
筆：別再磨難我了，吾愛
你看我養育的孩子們一出去
全被挖了心；

執筆人：哪里！哪里！
有時不僅只砍了手和腳麼
有時不僅只拔了樹根汗毛麼

筆：但挖心的日子多着哩！
（她頓足了）

執筆人：……
（他窘迫了）
只好放下了筆
搔着腦袋）

筆：你想是不是？吾愛？

（她底態度和藹了）

執筆人：（若有所悟似的）
現在科學發達了 即使
挖了心的人也可以好好地活着。
不信 你出去看看妳底孩子吧
他們正在成長哩
（于是，不由分說的
他又擁抱着她了）

筆：該死的 你真有狠！
（她無可奈何了）

（……一片粗暴的笑聲……）

擦皮鞋的人

黃色黑色的靴油他都有
而且都是黑人牌的
連擦皮鞋的刷子也有四五把哩
然而他却老是赤着兩隻足
攤開兩條腿兒像八字
靜坐在繁華道路底邊旁
查聽着行人底足音……

一九四一年在重慶

錫鑛山的子民

伍棠棣

錫鑛山

一羣長生不死的母牛
哺乳着新一代的
成千成萬的鑛之子

鑛之子民在地下辛勞

忘記了季節，忘記了晴雨

忘記了田地和親人，忘記了

是黎明抑是黃昏，陽光的

長矛刺不穿這荒砂鑛就的盾，

天風的長舌也難伸吻到

這地下鑛苗的好莊稼，

秋空的月，春野的花

插翅也飛不過這幾千尺深

幾千里遠的地這座座的關卡，

只有年老的粗索纏繞的結

接三連四，接四連三的

記住那緩緩挨過的日子

頭上的白髮，額前的紋

額上的銀鬚，數住年華；

把匍匐升降的階梯

去迎向那最後的家！

一片荒砂，荒砂下

有座座墨黑的長天黑的山黑的水

黑暗里有粒粒圓不倦的飛燈

（這是鑛之子燃點的燈火）

是鐵鑿鑿鑛石濺流的火星）

火藥聲聲搖撼着薄的長天薄的地

冥冥的鑛土像墳墓季季跌在雙肩

墨黑的長天周年灑下同情的淚水

醫不好顆顆痲痺的心靈魂的麻痺

只覺像毒彈無影無形的

咬進胸膛，咬進肺，咬進了

骨髓。黑暗里——

鑛之子民，一條命典當不了

三餐便飯，半雙黃草鞋

父母交給的是一條破碎的褲

破碎的命，交還大地的

也是這一副珍貴的爛東西。

如今，洞庭湖上戰鬥的召喚

衝進了幾千尺深幾千里遠

像洪潮湧攪着黑的山黑的天地

年青人，躍出地窖

披上戎裝跨上馬，奔向紅日

唱一首英雄憤慨的歌！

留下的老少，一人抵十人的

揮着心血，揮着汗

用指頭計算那一朝黎明

是年青人凱旋騎馬回家。

不再管這世界有多少層

地獄，有多少麼長的天？

多少次天地坍塌了深埋過！

多少個童心，多少個青春

殘缺的夢，多少個殘年？

自古老的年代起

蓮水，粗莽的長糧

牽連着個個牛樣的

鑛山，牽連着牛樣的

鑛之子民個個倔強的梦……

一九四一，秋，在蓮水改作

附記：錫鑛山在湖南新化縣，蓮水之濱，為世

界錫鑛第一出產地。以前曾擁有工人十

餘萬人。此地以飛水岩及陶塘兩鑛區為

著。

論阿Q正傳

路沙編

草原書店發行 定價二元五角

桂林良友圖書社總經售

中北路一六一號

走

是誰說——
「我底呼吸
被埋在泥土里！」

「我底生命
已經生了锈，
吞噬了眩耀的光澤！」

「在這里的
一切都說着罪惡，
祇有醜惡迫害和冷酷」

「倦困啊！
我再也打不開
脚下的泥濘，
是這樣迷茫的一條路，」

「全是灰色
灰色啊！」

多聽望的叫喊啊！
是你嗎？
是你在叫喊，
用瘡痍的嗓子，

好，
我要在你的面前
打開一扇窗子

你聽到嗎？
就在這側並不是
神話的，傳奇的時代，
已經有人用着
頂瞭亮的歌喉，
唱着這世紀
最動人的歌曲

就在那里
在那不遠的土地上，
他們以結實的
大步子走着。

而那一塊土地，
和你脚下所站着的土地。
永遠有着相連的
道路連接着。

你應該懂得丁：
不要光是用

絕望和空虛，
饑餓你那
蒼白的日子！

當你青年
在那道路上，
印着多少人
走過腳印，
你就該想到要拾起

已經失落的
智慧和勇氣。

而在從今日到
明天的門檻上
途會有從你身上抖落的
舊日的塵灰

何易華

——十二月初作

鄒荻帆 姚奔主編
詩壘地社叢刊

黎明的林子

母去親	回武漢	投給	黎明的日子	再生的日子	迎新	向日葵	窗	風雪的日子	轟炸	蔡里	滾開
黃河	漢	武漢	林子	日子	日子	日子	日子	日子	日子	日子	日子
會然卓	帆然卓	綠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會然卓	帆然卓	綠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蘇原帆然卓

社址：重慶黃桷樹郵箱三號

驟 羣 外一章

驟 羣

驟羣是結着無盡長的行列
行過於西南險峻的高原
如同拯救世紀的巨人
背負着所有人類的悲哀
鹹鹼着，也是欣慰的肥
一步跨過一塊橫暴的石頭
一步涉過一道急流的水灣
正像一步步越過於
這艱難的年代……

我看着我曾經因為流多了淚水
忍受太多的鞭笞而將失明的眼睛
和你的被壓得快要俯僂了的背脊
你是背負了所有土地的屈辱與受難
和中國農民的迫害與飢荒
把昨天，從千山萬水的征程上
要叩開明日那扇願望之窗扉
為千百萬被窒息在污暗牢獄中的人民
送來那隻鎖匙呀

你還不會拾起頭來
在那將失明的眼睛裏
凝視着前面領隊的紅纓飾
你們習慣了像駱駝一樣
忍受於飢寒
你們也如同被蟻伏在不幸的呻吟里的

而以全生命貢獻於勞作的
千百年代的中國農民
忍受着而又忍受着……

一步跨過一塊橫暴的石頭
一步涉過一道急流的水灣
正像一步步越過於
這艱難的年代……

我以中國農民子孫的心腸
慰問你們平安呵
我以農民子孫的心腸
祝願你們

這行程最後一節的愉快
路上也許還有更多的驚嚇
但領隊者鮮明的紅纓飾
是你們前鋒的旗幟
而銅鈴在號召着
成千萬的同行者呀……

湖·月·市街

湖像是一節珍奇的神話
從湖岸閑散的人
是零星的，但却是愛情的伴侶
他們低微的小語
如同湖岸的白楊被微風的搖動
是在訴說着什麼呀
也許是詩人，畫家或者哲人吧
在探索着藝術的神奇

非北

月色是如此的清明的，微霧的湖上……

我們過這寂靜而多幻想的湖岸
你們也許在嘆我的孤單和破爛
你們也許看透了那我的眼
你們甚至於我難以告人的心事吧
因為那遠處有那麼多的人
因為那遠處有那麼多的人
被神靈所遺忘的人羣呀

我低着頭走着想着
我的步履從什麼精靈在誘惑
變成促促聽到了自己鞋跟響的
因為那好聽到了更多雜亂的步履聲
他們在走向什麼地方去呀

市街上有着太多的人
穿着紅綠的鄉下姑娘也來了
搗着新製的腳輕的農夫也來了
還有穿着制服，飄着眉章的
和更多穿綠軍裝的年青人
街上無數聽不盡的輪軸的聲響
也有無人在唱着歌
但他們却有着和我一樣的一個心願
都朝着一個方向去

夜之歌

楓林

寒外吹來秋風的時候
外面浙瀝着雨聲……

廿五燭的燈光

溫暖不了這海一樣深沉的長夜的寒冷

我披着燈光，又踏漸燈光
寂靜引我走進記憶的國度

我想起了你舞外的少女呀！

三個月的光陰

我們漫在紫色的夢一般的情景裏

生活，含着青葡萄，紫葡萄似的滋味！

三個月的光陰

不能說不太匆匆

我們有烽火一樣的燃燒的心情，

我們邁着一致的英勇而又急速的步履

我們認識了

而且認識了靈魂的深處……

我想起了你有着像夜，海，一樣的眼睛少女呀

我苦澀的生命

曾浴沐在你那溫暖而又甜蜜的眼光中，

它洗去了我的憂鬱，

我第一次感覺到生命的喜悅呵！

但我不知裏

在那些日子裏

你從我身上感到了多少的溫暖，和戰鬥的鼓舞？

你寒外的

有着像夜，海一樣的眼睛的少女呀！

難道我們會忘那火樣的戰鬥的日子

那可詛咒的黑夜的混亂呀！

拉開了我們緊握着的雙手……

昨夜

我夢見那留着我輛足跡的江邊

那綠林

那開滿了朵朵的紅色的小野花的綠天鵝似的草

叢裏，

夕陽牽長了一對年青的身影

你指着那盛開的血一般的小野花都告訴我：

「這是我們的生命的指引呵！」

我走近三樓的窗前，

一眼把不住睡夜的邊緣

黑暗中

我不知你流落到何方，

但我知道：

天南地北你的心和我一樣。

他死在第二次

(詩集)艾青著一·二〇

淮上吟

(報告長詩)臧克家二·〇〇

後方小唱

(詩集)任鈞著一·二〇

哈爾濱的暗影

(四幕劇)鄭伯奇著二·六〇

轉形期

(短劇集)宋之的著三·四〇

死角

(四幕劇)舒非著一·七〇

秋收

(三幕劇)陳白塵著一·九〇

上海雜誌公司發行

寒冷的日子

長海濱

僵硬的日子寒冷地
印在發燙的稿紙上

思想的氣候轉變為
不可測的嚴寒，蕭殺

由於寒冷，貧苦
寂寞，和一長串

總是受人憐憫

而實在是被人吞吃着生命
的日子

抽起思想的鞭子

趕上路，和那些歌唱着

「嘿呀喝，嘿呀喝……」

的勞動者底歌手們

背靠着公路上底大煤車

——陸地行舟的縛繩

一起趕路吧

他們從黎明駛着向黃昏

從黃昏駛着向帶有火把的

黑夜

他們是人類勞動的英雄

他們追趕着自己底脚印

最舒服的休息時間上帝會帶來

牛肝和牛肚子給他們下酒

他們慶幸自己脚步的神速：

大車底脚蹠換上汽車底橡皮胎輪

比起蛇帶子的山路

兩肩撐起煤簍子底腰。

——二十世紀帶給他們原始的生涯

防空洞中，叫

鐵錘和巨塊冒着火花

的傢伙們

坦露着胸膛

呼喊着力氣

獻出自己底血液給祖國

（他們對生活憤怒嗎？

憤怒，一起推給戰爭）

他們懂得戰爭：

戰爭；好比赤路陣露腿

開防空洞

我們只能用熱血的身子

給戰爭，因為

我們是勞苦的國家

防空洞

以自己底智慧奔趕着火花

火星子永灼不傷

勇敢的勞動者底

凸突的黑色肉塊

遍體而大力的眼珠

和勇敢的勞動者底

神聖的魂靈

鐵錘發出

銀色的光亮

慧色的閃電

在勞動者手上

飛動……

勞動者們底心里知道：

這鐵，是勞動者底手

開掘出來的

鐵錘，是勞動者底手

錘打出來的

然後，也是勞動者底手

錘打着自然底巨石塊。

勞動者底智慧敲打着

自然底石塊底智慧

這，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我們是勞苦的民族

我們底歷史顯示出

民族底勞苦……）

僵硬的日子寒冷地

在歷史底巨頁之巔

疲憊地拖着奔馳——

以鞭趕着牡牛的長鞭

催趕着思想底路程。

砍斷了的手臂高舉起暗夜底

火炬

！不，這一頁戰爭

不會發覺！

金剛坡下

胡危舟

——她們底悲劇之一——

前 奏

金剛坡

那坡上的磚墻溼滿了黃昏

金剛坡下

還穿着臭襪子的山脚上

是誰

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一個淌眼淚的少婦

是爲的什麼呀

撲緊了嬰兒

呆呆癡癡

佇立於斜風斜雨的門頭

她是不是

在胸脯那是怕降臨的

成羣結隊的黑影

她究竟爲的什麼呀

還望着，還望着

一個剛從她身邊出走的

紗廠的女工——

拖着她底渾身腫腫的娃娃

換上了像織有黃金萬兩的包袱

冒着滿頭的疾雨

向金剛坡急驟的走去……

她到底爲的什麼呀

凝望着，凝望着

一個剛從她這邊離開的

強悍的農婦——

抱着一匹濕淋淋的小羊羔

咒詛着最刻薄的語言

沒命地，仇惡地

向金剛坡急驟的走去……

雨，密集的瀉着

雨，沖不熄她們底感情之火燄

雨聲里

淅着那農婦懷間的小羊羔

叫出了的

憂念母羊底哀切的哭聲

而母羊

被閉緊於少婦底屋子里

隔簾牆，遙遠呼應地

叫出了憂念羊兒底哀切的哭聲

雨

依然密集地瀉着，瀉着

雨

沖不熄這人畜之間底

一種交流的感情之火燄

雨

許是天穹底感情的眼淚吧

啊！是誰

是誰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是誰

讓金剛坡下彈奏着

雨底聲音

風底聲音

黑黑底聲音……

這是這末可怕的哭泣底聲音啊……

佈 景

金剛坡

道漫長的黃沙的瀑布

一陣旋風

吹起了沙塵的高塔

在那頭門口擺滿了農具
 豬欄和雞籠的
 裏邊又腳板的
 是一處古舊的石屋
 裏面以古舊的
 兩隻格手書的藍睛
 睜睜着坡上的
 汽車、轎子、跛足的行人
 和那不切實用的，在馬肚上
 掛掛招牌的爛泥約長統的靴子……

幕 開

愛的誘惑呵——
 一個隱居在鄉居寂寞的少婦
 慰安着，注視着
 一匹拴住了的黑山羊
 打轉，打轉，在召喚
 她那未及出角的，稚嫩的
 跑跳了的小羊羔
 他在——
 嘍——嘍——嘍
 媽媽着
 小羊羔呵，把耳朵一甩
 聽到了母親懇切我呼叫
 不知醜陋的，不知自己底四條腿
 生得像四條瘦長的甘蔗
 打倒就滾滾回來了呀
 而且，嘍——嘍——嘍

愛的誘惑呵
 愛的綠色狗狗引呵——
 那少婦
 當母羊吻了小羊羔
 她也吻上了自己底嬰兒
 貪婪地，嫩岸地
 吻着，吻着……
 高貴而慰安地笑了
 少婦：莫哭吧，咪咪，媽媽你
 媽給你裝一個鬼子臉
 裝一聲飛機叫
 裝一聲高射砲吧
 還哭？哭些什麼
 再哭，媽丟你在金剛坡上
 像汽車輪子
 咯嘰嘰的滾下去
 呵，咪咪莫哭吧
 你看那田里的小羊兒
 死勁地，直要把老黑羊底
 羊奶，一口嘍光嘍
 讓媽去趕跑牠
 媽化了五十元法幣買了
 給你咪咪作奶娘的呀
 不能的，不能讓小羊兒
 獨佔了你底口糧

去趕跑牠
 去趕跑牠……
 而這——唉唉
 又是那滿口命令命令的
 聯保主任
 打了我們的草藥
 這孽的呀
 害着
 小羊兒飢餓
 咪咪也飢餓
 他多麼的瘦哪——
 我買了他底母山羊
 逼着我
 要養大他底小羊兒
 逼着我
 女人屈服
 逼着我
 把下鄉來的知識與靈魂
 一齊作奴隸
 好呵
 你還臨死還不覺悟的老東西
 以為「天高皇帝遠」嗎
 以為你底權威站在我們底頭上
 便能不理睬我們底憎惡
 殺在你底權威裏面生根嗎



那你等着享受吧，明天
我們將向你的棉制服上
取還我們自己底溫暖……

哎！咪咪，你又哭了
快乖乖的停聲吧

讓媽去掉乾淨了山羊奶

讓媽關緊他在屋子裏

——偏備餓死他底小山羊呀

讓媽要證實自己——

一天，老百姓不做他底

「好吃豆腐」了

他祇有死——沒有一個人嘆惜……

婆婆：呵！阿彌陀佛

我看過了半百年的世面

看透了我們種田的

做工的

活得頂神氣

世界是我們的呀

祇有我們挑得起擔子

世界底力氣完全靠我們窮人底筋骨呀

那些

飯碗開口，快來伸手的飯桶

一句話

祇會打罵腔

啊！你這麥芽一樣青嫩的小娘子呵

好生地捧捧世界吧

白白的死
叫他們像發了橫財哪

女工：這欺侮我們

那欺侮我們

死也要欺侮我們……

婆婆：忍耐些吧

這開仗火的年頭

連菩薩也在吃苦

快走吧，阿彌陀佛的

讓我陪着你向石屋千里的太太

說說去，找生活去

從今和我們清苦人家在一堆

你會快活，你會康健

你啊，要望望後代，望望你娃娃

不能叫你死白的臉再死白下去

死嗎

連我老太婆都不想它

女工：我拖着娃娃

是拖着個災難

一個禍水

在這已不得吃人人腦髓的世界

那些僱用傭人的主人們呀

誰不跟買賣似的

賭錢似的

有誰底肚子好撐飽
有誰不想一個人獨活

婆婆啊

天空已黑的放無賴

雷在烏雲里好像翻石塊

一落雨

坡道路底泥漿要摔倒人

還是由我們走吧
由我們到天邊地角去……

少婦：呃！橋頭婆婆

兩毛絲在風打戲

天在壓落來

你還跌跌衝衝走下坡

忙些啥呀

婆婆：哦！救命皇菩薩

救命皇菩薩

你做個好事

你做個好事吧……

少婦：這才太奇怪

在今天，還會有你們

迷信着有人肯做好事麼

婆婆：我不懂你底話

我祇拜拜你，磕頭你

把她留在這兒待候吧

你看：雪樣的十一月天

她還披着紙薄的軍衫
凍得耳朵，鼻子都結冰啦

你看：她底小娃娃，她底命根呀
黃腫着臉，又赤着餓頭般的凍瘡的脚
穿上這件刮刀皮似的離體的
像大燈籠樣的破「老虎皮」
是鬼還是人呢

啊
是活地獄啊

少婦：婆婆，你這遠近聞名的爛好人

她們是誰呵

她們憑什麼叫你熱心得忘記帶雨傘

婆婆：陌生的，陌生的

像從前你和我一樣

不過，太太嘯，這人世間
還有比我們都在受苦難的人民底
礦上了頂的那種親熱嗎

你知道嗎？你聽說過嗎

剛才就在我那橋頭的橋邊

她發瘋了，發瘋了

她底娃娃滾在地上哭撞着

她愈加發瘋了，發瘋了

想……就這麼一下

啊，阿彌陀佛

虧的我瞥見啦

問她

她哭

再問她

她亂舞着拳頭要捶死我呀

太太，你猜猜吧

她發的什麼惡

害的什麼怕——

她

從城里搭了摩托卡

到成都去訪親戚家

誰知車子像一把不公平的天秤

載上了沒有重量的窮人

便給一脚頭

踢落她們在金剛坡下

啊！這世界

不是這反嗎……

少婦：世界違反了

人們爲違反而去捨命呀

婆婆：你底話里邊有「書」

說得響里響繞的

鄉下人不懂

女工：婆婆，放我們走吧

我怕，我可怕

我怕有錢人

和她們的嘴巴

我怕

我怕走近有錢人的面前

我們窮人要倒楣

婆婆：你又發瘋啦

你真的有魔鬼鑽進腦子里啦

你不把話兒說清白

悶在肚皮里發風和落雨

誰會是諸葛亮哪

說吧，阿彌陀佛的喇

你要忍了操縱定了心

有頭有緒的告訴太太

女工：呵，天哪

我給惡運折磨了長長的四個月

一天像一年

一月像一世

如今，我也拖不動

這峨嵋山樣的沉重的日子啦

四個月了

娃娃底爹

抽壯丁
打仗去戰

四個月了，
家裏的錢
天天
過着大年夜

可是寒天來啦
壯子餓壞
娃娃病斃
逼着
投奔這多官多富的重慶
投上了一條死路呀

四個月了
我在江北的紗廠里揀紗
昏天黑地的擡起了腰骨
讓棉絮在背脊上落着雪
連頭髮和眼睫毛都花白了呀

可是那廠里的大先生們
呼么喝六的
比我吆喝我自己底餅牛還要惡霸

我忍耐着，忍耐着
寫着我可憐的娃娃——
——這開口就曬飯吃的苦孩子

我用辛苦去換它斷命的工錢

四個月了
我沒有隔份跟娃娃住在一屋子
早惦念着，晚惦念着，夢里惦念着
歸根結蒂，終不
讓我孩子叫聲媽媽，我叫聲娃娃

四個月了
我又難捨地，割內地
把娃娃寄託一家玩什麼新花樣的
叫什麼歡樂山的保育院呀

保育院呀
我還拿給他們一隻二兩多重的
銀鐲子作抵押，我還每個月
湊足五十元花花的鈔票給他們化

按道理說吧
我繞過了錫箔，鬼該走啦
可是天哪！天哪
天哪……

少婦：娃娃可是你親手送去的
鐲可是你親手送去的
銀鐲子可是你親手送去的呀

女工：不的，我千聲萬聲
托咐一另薦頭店
像托咐我底外婆家

少婦：薦頭店
婆婆：什麼薦頭店……

女工：前天，我千條黑命我娃娃

我又歡喜着做了一個窮人會天亮的夢
歡喜着，歡喜着
我剪了一塊紅花布
買了一塊香肥皂
去謝謝那另薦頭店
歡喜着，歡喜着

我拉拉扯扯地挽着它底老闆娘
陪着我，去探望我命根的娃娃

吓！就這麼眼睛一閃

店門口有個黃腫得不成人樣的孩子——
那是誰？正是我底娃娃呀

她直跳起來
她像老虎一樣的撲過來

喊我，喊我
哭，哭，哭

我嚇得不會說甚話
我啊

我底心肝心肺像給了炸彈炸斷

少婦：那是你受了騙啦

婆婆：那是你受了騙啦

少婦：那……

女工：我！我不知怎樣

我還怕着她像老虎的潑辣
我怕得像個大傻瓜

婆婆：你怎麼不去找街坊說話
你怎麼不去找警察

女工：街坊是一個老虎窩呀

街坊的人長着紅眼綠頭髮
好鬼呀

說什麼大家眼見着：娃娃
在歌樂山死樣的打擺子

上午發了熱，下午冷又發
說什麼院裏不收容這骯髒的

鄉下木頭病娃娃
說薑頭店兌了我底銀錫子都不够化

說是爲了我們
害得離老虎負了債

啊，這>羣兇惡的烏鴉
還要咒罵我：趁早拾個爛蒲包

露小棺材吧

他們的眼珠凸出來
他們的眼珠像長着老虎底門牙……

婆婆：忘記了它，快忘記了它
別傷心吧，哭，討不吉利呀

少婦：愛哭就讓她哭吧
我也愛哭

我愛哭裏有仇恨的叫喊
哭吧，任性地哭吧
你這應該哭的人

可是我不懂那些爲了肚餓的騙子
爲什麼偏要向那些肚餓的人打主意
爲什麼窮人跟窮人
女人跟女人，這樣愛翻臉……

婆婆：太太，你救了兩條性命吧
天會幫你腳骨健

地會幫你生銅錢
待明天

娃娃底爹打勝仗回家
先來謝你第一個恩人

少婦：不是怨，不是做好事
是窮人幫窮人底

一條被鬼子趕攆來的女人們底心

婆婆：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少婦：你乖乖的小娃娃啊
明早我陪你到歌樂山去
跟小朋友們一道唱歌吧

女工：什麼呀，什麼呀
又得把娃娃送上歌樂山

又得逼着我們死……

啊，歌樂山
你饒了我們吧

啊，歌樂山
我們有仇嗎

啊，歌樂山
你生了脚迫着我們嗎……

少婦：你不必顯出驚慌的顏色
你的眼睛不必發着可怕的光
你要明白我像明白你自己
這樣的苦年頭，我担不起
你娘兒倆口生活的担子

原諒我，祇能留你一個
原諒我，像你一樣的
捨不得離開而離開了娃娃

可是，不打緊呀
歌樂山就在這山拐個彎
每天，我答應你去登幾次
看幾次娃娃

女工：我們不去歌樂山
不能把性命歸給你們
不能再受欺侮
不能跟你們騙賊在一起

女工：什麼呀，什麼呀
又得把娃娃送上歌樂山

走，我們走
走開你們這班惡東西

少婦：你……
婆婆：你……

女工：我？我認識了你們

一個老騙子和一個小騙子
你們都是從棺材里
爬出來的惡鬼

婆婆：天哪！我是老騙子

我是惡鬼麼

罪過的啊，你底嘴

阿彌陀佛哪

女工：老騙子，老騙子

老惡鬼！老惡鬼……

少婦：我要你睜開眼睛看看人

我要你睜開眼睛看看天

你打將去哪裡呢

你又着急些什麼呢

你不見天在黑暗裡來

天在落雨

天在颯大風

你要去

明天就沒有明朗的日子嗎

女工：騙子的心不是比黑夜黑的多

騙子呀，騙子呀

你不怕給人拔掉你油滑的舌頭嗎

哦！可憐的騙子

快給我死心了吧

我已經賣蝕了豬肉

看會了稱花

婆婆：我騙了你什麼

我騙了你什麼

你這好心沒好報的瘋子

我要問問你……

女工：娃娃快走呀

老騙子追來了

老騙子，老騙子……

農婦：騙子，騙子

哪來的這末多騙子

哦！就是你這個女騙子吧

哦！就是你

害苦我呀，冒雨來趕坡

你

還要陰陽怪氣嗎

騙子呀

快歸還我的山羊來

快歸還我的山羊來

快歸還我的山羊來

少婦：嘿！又罵我是騙子

你這蠢蠢的，你是誰

這羊是我們底

這羊是買的，向聯保主任哇

農婦：嘿！你們都是串通的騙子

我哪天見過你底錢花花

害的我呀

碎攤跪沒睡安穩覺啦

你這壞坯子

做了難民還在喪良心

你不怕一生一世都要逃難麼

還我的羊子來

還我的羊子來

你們騙了我底老山羊

小羊兒總得還我呀

你怎麼假癡假呆的裝啞巴

哦！難道你連小羊兒都吞掉了嗎

那末，我索性要你吞掉我底生命吧

嘿！嘿！好毒辣的心呀

你要叫大雨淋死我底小羊嗎

騙子呀

那你看著自己底小雙袖死去吧

呵！小羊，莫叫吧

小羊，回家吧

小羊實實呀

我抱著你走……

尾聲

金剛坡

那坡上的磚堡漲滿了黃昏

金剛坡下

這穿着舊襪子的山腳上
是誰

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一個淌眼淚的少婦

是爲的什麼呀

撲緊了嬰兒

呆呆痴痴

佇立於斜風斜雨的門頭

她是不是

在胸臆那最可怕降臨的

成羣結隊的黑影

她究竟爲的什麼呀

凝望着，凝望着

一個剛從她身邊走过的

紗廠的女工——

拖着她底渾身腫的娃娃

揀上了像設有黃金萬兩的包袱

冒着滿頭的疾雨

向金剛坡急驟的走去……

她到底爲的什麼呀

凝望着，凝望着

一個剛從她身邊離開的

強悍的農婦——

拖着一匹濕淋淋的小羊羔

咒詛着最刻薄的謠言

沒命地，仇惡地

向金剛坡急驟的走去……

雨，密集的瀉着

雨，沖不熄她們底感情之火燄

雨聲裏

滲着那農婦懷間的小羊羔

叫出了的

憂念母羊底哀切的哭聲

而母羊

被閉緊於少婦底屋子裏

隔着牆，遙遙呼應地

叫出了憂念羊兒底哀切的哭聲

雨

依然密集地瀉着，瀉着

雨

沖不熄這人畜之間底

一種交流的感情之火燄

雨

許是天寫底感情的眼淚吧

啊，是誰

是誰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是誰

讓金剛坡下彈奏着

雨底聲音

風底聲音

農婦底聲音

儘是這末可怕的笑泣底聲音啊……

少婦底眼睜睜地垂下了

少婦底心絃繫上了一塊沉重的鉛

少婦底四肢攤軟下去了

少婦抱着的嬰兒跌落在石階

少婦不見她嬰兒底一聲最後的慘叫……

幕急下

附註：七月十八日，我在病的寂寞中讀到了郭沫若先生底小說「金剛坡下」；我感動着，寫那悲劇的故事和散文詩一樣的美麗的格調。

於是，我又讀了幾遍。

於是，那故事在我底腦子裏生了根。

於是，我有野心把它改寫成故事詩。

於是，我有瘋樣的要求：把它改寫詩劇了。

正如郭先生來信：「那個故事一大部分是真實的，在我的表現愁中醜化了十個月，但終於在一天夜里，在蚊蟲的圍攻中把它寫了出來。」現在我這個自己所謂「詩劇」的內容呢？大部分對原作也是真實的。

恕我襲用了原著的題目吧，我不敢說這是對原著的尊嚴。

在詩底對話尚未受熏陶的我，這是一個人最初的失敗，以後也許在這方面還要作幾次的冒險。

敬禮！郭先生，我謹以被感動過的「金剛坡下」改寫詩劇，算是祝賀 先生的五十壽辰；願以祝賀者視我，勿怪我污損了原作吧。

上海雜誌公司郵購信託部

本公司在抗戰建國途上，為發揚全民文化，提高大眾知識水準，搜羅國內外名著編印發行；同時備辦全國各種權威的圖書雜誌，應有盡有；供應廣大讀書界之需求。惟是戰時交通困難，運輸發生擁擠，居住窮鄉僻壤或交通不甚便利之處，欲購閱一二種新書雜誌，殊不易得。本公司有鑒於此，特為在遠讀者，設置「郵購信託部」，辦理通信郵購事宜，為委託者忠實的服務。爰訂定簡章如次：

郵購簡則八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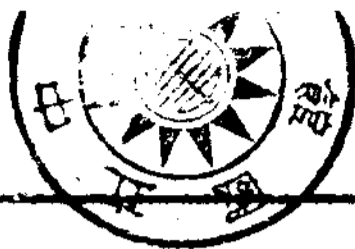
- 一、郵購者及收件人姓名、地址，均請用正楷分別寫明。
- 二、書籍名稱、部數、出版處；雜誌名稱、份數、出版處；均請詳細開列。
- 三、書款用銀行匯兌或郵政匯兌均可。其郵匯不通之地，可用郵票代款，十足收用；但以三角以上者為限（限省用郵票不收）。惟戰時信件往返遲緩，書款或郵費，請預為預付。如有餘數，掣給收據，以備日後購書之用；並可憑據隨時收回現款。
- 四、附有款項之信件，請用「掛號」寄下，並請勿附寄現鈔；否則若有意外，本公司恕不負責。
- 五、書籍雜誌根據交通情形，分別用「掛號」、「快郵」、「汽車運」等寄遞法寄奉，所需費用，照郵局規定者收取。
- 六、書刊寄出，如有缺漏、遺失，除「掛號」、「快郵」可代向郵局詢查外，本公司恕不負責賠償之責。
- 七、為優待讀者計，凡承委託購辦書刊，一律免收包裝費。
- 八、委購之書刊如未能收到而來函查詢時，請寫明前信寄發日期、附款若干、書刊名稱以及與前信同樣之具名，以便易於稽查，而免延誤。

地址：桂林·桂西路八號

本社籌備五年來全國新詩出版物展覽會

徵集展覽品

- 一、徵集範圍：凡「七七」以後出版的各地鉛印、油印之詩歌雜誌、詩集、譯詩集、單張詩、詩叢報、報紙附刊上之定期與不定期之詩刊詩專輯，以及一般雜誌上之詩特輯等等有關詩歌之印刷品；其他如已經犧牲於抗戰之詩歌工作者之照片、畫像、手札、原稿，及其別種事蹟。
- 二、應徵性質：不論暫借或捐贈都所歡迎。展覽時當註明該品由某君捐贈或借用字樣。
- 三、需要目錄：請將所知的新詩出版物的目錄，分別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期，及其他，請詳細抄給我們。讓我們編個五年來新詩出版物總目錄，在市場上分送，在「詩創作」上發表。
- 四、徵集期限：三十一年一月底為止。
- 五、展覽日期：擬於民國三十一年二月，先在桂林舉行。
- 六、郵途往返：請將各物慎密固封掛號寄來，待展出後除該原物主聲明捐贈者外，當負責掛號寄還。
- 七、贈本刊物：應徵者當由本社酌量贈閱本刊若干期，及展覽會全部目錄一份。



科學書店總經理

桂林路西七十四號

行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七九三二號

野草

主編 宋超 副編 蔡超

每月出版一次

這是國內文藝界發展中產生的一
個新型的雜文月刊。這裏會萃各方
面的意見，以短小精悍的文字，明快
犀利的筆調，反映出抗戰時期前後方
的全貌。執筆者均為文壇名家。每冊
零售四分五分，預定全年五元，半年
二元五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郵費
照加。

三卷二期 出版

李凌超 主編

新音樂

零售每冊七角預定
半年六冊連郵四元
二角全年八元

這是國內唯一的音樂雜誌。
內容有探討音樂理論和實踐方法
的專論，作曲、指揮的指導，各
國音樂家的介紹，以及歌曲選載
，樂壇動態等等，凡有關音樂理
論和實踐上的各種問題，無不提
供出具體方法和材料。每冊七角
全年八元半年四元二角三卷四期
已出版

青年生活

青年生活社編。本月刊內容包括
抗戰基本知識講解，國內外時事分析
，戰時青年問題研討，戰時青年工作
指導，以及生活知識及生產技術的介
紹等等。取材力求實際普遍，文字簡
求通俗、活潑，實為戰時唯一的青年
讀物。每冊零售四角，預定全年四元
五角，半年二元三角。

二卷三期 出版

春天——大地的誘惑

彭燕郊著

收穫的季節

聶紺弩著

詩的話 (詩論)

鍾敬文著

捧血者

辛勞著

西班牙詩歌選譯

黃樂眠譯

母與女

陳原著譯

一九四二年四月底前全輯出齊

(一月份起開始發行)

詩創作叢書

胡危舟主

本期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